主治医师

DOCTOR-IN-CHARGE

推 潜伏，蛰居 千年千后

首部聚焦国内顶尖全科医院的长篇小说

COAY Books

目录
Content

- 第一章 深圳入职（1）
- 第一章 深圳入职（2）
- 第一章 深圳入职（3）
- 第一章 深圳入职（4）
- 第二章 进退两难(1)
- 第二章 进退两难(2)
- 第二章 进退两难(3)
- 第二章 进退两难(4)
- 第二章 进退两难(5)
- 第二章 进退两难(6)
- 第三章 医药代表(1)
- 第三章 医药代表(2)
- 第三章 医药代表(3)
- 第三章 医药代表(4)
- 第三章 医药代表(5)
- 第四章 错失良机(1)
- 第四章 错失良机(2)
- 第四章 错失良机(3)
- 第四章 错失良机(4)
- 第四章 错失良机(5)
- 第五章 人流术间（1）
- 第五章 人流术间（2）
- 第五章 人流术间（3）
- 第五章 人流术间（4）
- 第六章 危机四伏（1）
- 第六章 危机四伏（2）
- 第六章 危机四伏（3）
- 第六章 危机四伏（4）
- 第六章 危机四伏（5）
- 第六章 危机四伏（6）

- 第六章 危机四伏（7）

第一章 深圳入职（1）

一

“医生，我胸闷，想吐哩……”

一个微弱的声音透过噼里啪啦的雨声传来。我抬头一看，病人气喘躁动，脸色苍白，汗水渗透了蓝纸帽，现出一串汗印。监护仪显示病人脉搏跌到46次/分，血氧饱和度降到89%，显示缺氧。

病人可能发生过敏性休克，我想。

“郑医生，快停药！病人过敏了！”我大声喊郑平。

郑平正在给病人静推先呱素，药已推到一半。先呱素是先锋类的昂贵抗菌素，1天注射2次，回扣100元。严格来说，手术室是麻醉师负责范围，其他科的药一律禁进，特殊药物除外。据郑平说，恩明医院麻醉科没什么地位，不敢得罪外科医生，任由外科医生把常用的抗菌素送到手术室，而自己承担风险。

我拉开病人胸前的衣服，他的胸前果然出现一片红疹——这是过敏反应最早的症状之一。我的心咚咚地撞击胸壁，掩盖了窗外的疾风骤雨声。

我启动监护仪给病人再测血压，病人血压降至85/42mmhg。我迅速地给病人推注了升压药麻黄素和激素地塞米松。郑平又给病人戴上面罩吸氧。

经升压和抗过敏治疗，病人的血压迅速恢复正常，胸闷、呕吐的症状也缓解了。可是，脉搏有点快，113次/分。那是升压药麻黄素引起的，药效一过，自然下降。

我长长地吐了一口气，感觉身体又冰又粘，汗水早已渗湿了衣服。下雨的冬季特别冷，突如其来的意外吓得我出了一身汗。到此刻，我额头的汗依旧一颗颗地往外冒。这讨厌的雨，已经断断续续地下了半天。

这病人是一个63岁的胃出血的老头，已在内科保守治疗一个星期，全身苍白、浮肿，血红蛋白只有3.8克，病情加重必须立即动手术止血。岂知病人刚推了10毫克先呱素，就发生过敏性休克，幸好及时抢救过来。

这时，腹外科牛主任和一个精瘦的护士进来了。郑平对那护士说了声“陈护长”，接着对牛主任说：“牛主任，病人刚静推先呱素，不到一半就过敏了。”牛主任的脸尽管被帽子、口罩遮住大半，但不满和愠怒还是从他的眼里喷出来。他走近病人看一眼，转身对郑平说：“是不是先呱素过敏呀？你们用的麻醉药‘安卡’也可以过敏，输液反应也是胸闷、呕吐！”

“安卡”是近年兴起的长效局麻药，药效温和，毒性低。一个手术病人一般用5支，各医院的麻醉科很流行。手术室里葡萄糖等液体是陈护士长进的。手术室曾经发生过输液反应，陈护士长以此为借口不使用别人进的液体，自己进了一批质量优良的液体。30元一支6元的回扣落入了她的口袋。

第一章 深圳入职（2）

对于国内医生而言，药品、医疗耗材的回扣通常是收入来源之一。据说，日本医生收入是公务员的十倍，社会地位仅次于议员；在欧美最好的职业就是律师和医生。而国内医生高风险、低收入，长投资、短收获。医生本科读五年，毕业工作第一个十年，要勒紧裤头过日子，还要千方百计讨好前辈，找个“老板”跟，否则没师傅指导，也成不了才。第二个十年，进修创新，积累技术、名气。第三个十年，才开始赚钱，但人已过不惑，头发早白。环看其他行业的同学，早已年轻有为。我原单位是公立医院，名为广州石花职工医院。刚毕业的时候，工资低，生活入不敷出。五年后当上麻醉科主任，每月麻醉药品和耗材回扣1万元左右，买了汽车，生活算小康。

对于回扣药是否适合病人的病情，则难说了。以前，在广州时常用一种止血药，每一支回扣8元。这药很容易过敏，刚开始我们冒险用，先用预防性激素“地塞米松”，再用止血药。使用起来仍然心惊胆战，想了个办法，开了止血药后就直接扔进垃圾桶里，就当给病人使用过了。这一个环节，谁也不知道，因为推药是麻醉医生。后来，这种止血药还是在别的医院引起过敏休克的个案，被停产了。

牛主任不但否认他的药引起过敏，还把过敏责任推给麻醉药。郑平闪出一丝愤怒又瞬间消失，对牛主任说：“麻醉了半个小时。如果过敏，早就发生了。”

“或许轻度过敏呀，慢慢发作。”牛主任说。

“我做了15年麻醉医生，还没见过这种麻药过敏。”郑平说。

“我做了20年护士了，也还没见过这种输液反应。”陈护士长气愤地说。

“我做了30年外科医生，也没见抗菌素过敏反应是这样的。”牛主任说。

陈护士长愤愤然地说："恩明医院刚开办时，我就来了。手术室是我带头筹办的。牛主任你来了十年，郑平你来了三年，梁医生来了一个小时。这里是手术室，大家应该讨论病情，而不是推卸责任！"

手术室立即死一般的寂静，只有监护仪上病人的脉搏在噼里啪啦的雨声中哔哔地跳动。通常，基层医院的手术室护士长权力不大，一般都听手术医生指挥；但大医院手术室的护士长权力很大，即使是教授来动手术，也要笑脸来求护士长安排术间和护士。我发现陈护士长权力很大，竟然压得腹外科牛主任不敢吭声。

牛主任望着郑平说："既然病人发生药物过敏，手术还做吗？你们麻醉医生说了算。如果不能做，就把病人转到宝宁区南大医院去。"

郑平瞟我一眼，叫我决定。

这是我来恩明医院试工的第一台麻醉。如果做，就冒险，万一出事，我肯定被立马扫地出门。不做，病人就转到宝宁区南大医院去。现在的公立医院属自负盈亏，视病人为上帝，这样显得恩明医院医术欠佳，院长知道后肯定会不满。我顿时背部发寒，头冒冷汗。再次查看症状后，我强作镇定地说："可以。先输两个单位红细胞，让生命体征稳定些再做，然后边手术边输血。"

牛主任拉起病人上衣，看红疹消失了，血压稳定了，开始给他动手术。

第一章 深圳入职（3）

二

手术有惊无险，下午两点结束。我约郑平吃饭喝酒。郑平身材瘦小，38岁，头发早花，方脸大眼，戴一副金丝眼镜。他说话中气十足，阳光正义，富有人情味，给人以安全感。酒后，他透露医院600员工，三分之二是聘用工，只要留下来，便有转职工的机会；麻醉医生一个月大概2000元回扣。他还透露麻醉科跟外科和妇科关系不错，工作人际环境良好。我决定留下来。

下午回到手术室，郑平为我引见刚回来的麻醉科方主任。方主任全名方小山，却是身高1.87米的东北大汉，憨厚的马脸，眼睛小，嘴唇厚。我作了简单的自我介绍，说我仅请了三天假，要求两天考完笔试和操作。因为公立医院往往试用期两个星期，然后考理论，很多医生操作过关，最后砸在理论考试上，白做了两个星期。方主任急回老家办调动，需要人顶他值班，便一口答应我。他打电话给医务科杨科长，将我的情况向她作了汇报。杨科长也急着用人，立即答应。他放下电话，郑重告诉我说："操作不难考，你是主治医生，关键是理论！不是医务科故意卡你，是电脑出题，题库里有几十份卷子，万一抽中的是一份难度极高的试卷，谁也帮不了你。不过，如果有50分，我还可以给你讲讲人情。如果30分，那我也帮不了你。以前，有个帅小伙技术一流，整个手术室的护士和手术医生都喜欢他，可是理论考了32分。真可惜呀！你今晚就跟我值班，明天工作一天，后天你就去医务科考笔试吧。"

方主任是个喋喋不休的人，刚说过的话翻来覆去地重复着，让人好不耐烦。

当晚来了十台手术，全麻、骶麻、颈丛麻、硬外麻、腰硬联合麻等我全用上了。次晨，方主任在我操作考核表上打了96分，叫我去医务科考理论。虽然，我看了三个月书，还是怕考不过，要杨科长考完

即改卷，免得耽误时间。我不到一个小时交卷，杨科长改完卷笑着对我说，你这随便考竟也考到了81分。杨科长立即打电话给彭院长，彭院长刚回院里。杨科长就带着我去院长室。

她敲开门，里面走出一个穿着米白色运动服的男人，40岁左右，中等身材，国字脸，浓眉大眼，高高的鼻梁上架了一副金丝眼镜。眼镜后面闪着如星的眼睛，他眼光一扫到我身上，如汽车撞了一下，让人却步。我低头避他眼光，发现他穿的那双白色运动鞋很漂亮，仔细一看，是尼克牌子。杨科长笑面相迎，叫一声“彭院”，把我的成绩单递给他，瞟我一眼说：“这是新来的麻醉师梁医生。这是他的操作、理论考试成绩及简历，请彭院过目。”

彭院长向我点点头，认真看一眼成绩单，露出一个笑容，剑眉剪了两下说：“成绩不错呀。你是从哪家医院来的？”

“从广州石花职工医院来的。”

“职工医院？能行什么大手术的麻醉？”

“除了心脏手术外，几乎都能。”

“有没有做过嗜铬细胞瘤手术的麻醉？”

我吓了一跳，因为我没做过这种复杂手术的麻醉。据我所知，嗜铬细胞瘤手术只有广州几家大医院才开展，我强装镇定说：“我在中山医附一院进修时做过。”

“术中最常见那些并发症呢？”

“高血压危象、低血压、低血糖等。”

这是麻醉科经常考的题目，所以我不假思索地脱口而出。

彭院长向我点点头，又翻看我的简历，突然抬头对我说：“你喜欢打篮球、乒乓球、羽毛球……年轻人爱好蛮广呀。你的羽毛球技术如何？自己评价一下。”

第一章 深圳入职（4）

我想不到彭院长对我的日常爱好产生兴趣，第一次遇到这样的问题。刚才，我狂跳的心还未平静，不敢过高自我评价："中下水平，我打球只是出出汗而已。"

他脸上露出一个灿烂的笑容，又与杨科长相视一笑，然后对她说："杨科长，你跟梁医生讲清楚医院的情况了吗？比如收入、试用期等等。"

"讲过了。我院去年主治医生收入7万元，比前年多1万元，估计今年增多1万元。主治医生试用期三个月，前6个月拿一半奖金，以后全领。年终奖有1万元。深圳是个特区，发展快，工资会越来越高的，希望你能留下来。"

据郑平说，深圳公立医院的聘用工收入与职工差别很大，为了防止聘用工频繁流动，医院奖金按季度发，防止医生工作一两个月就走。最有阻拦作用的是年终奖，特别高，让那些本来想走的医生，也要等到明年春节拿了再走。

杨科长又说："住房嘛，医院暂时没有宿舍，要委屈你去外面租房子哩。"

从郑平口中得知，杨科长两年还没招到一个合格的麻醉师。我以退为进，可怜地说："我在这里既没有亲戚朋友，又人生地不熟，自己租房很难。干脆我先回广州，过些日子租到房子了，我再来恩明上班吧。"

彭院长说："麻醉师要随时回医院抢救病人，应该给他找一间宿舍。"

杨科长听了，立即打电话给后勤科长，然后笑着对我说："有一个同事刚从宿舍搬出去了，正好有一间宿舍，在苹园村。"

"多谢彭院和杨科长。"

彭院长跟我谈完，便在成绩单上签了名，叫我拿去办公室办理上班手续。

试工两天，我正式成为了恩明医院的聘用医生。据郑平说，一般人都需要两周，我创下恩明医院试用时间最短、上班时间最快的纪录。

傍晚，我擦着新宿舍的玻璃窗，窗外疏雨滴答滴答地响着，想起郑平跟我说的那句话："恩明医院的宿舍只留给职工，很少给聘用工的，我也是主治，至今还住在出租房。"我心底庆幸，却又隐约感到聘用工处处受歧视，可是恩明医院已是我找到的最好医院了，心酸往事猛然从心底涌了上来。

2003年初，全国实行企业减负，广州石花公司把职工医院转卖了。铁饭碗破了，同事如水流散，四处找工作。这些日子，我晚上上网找工作，白天去面试，几乎把整个珠三角都走遍了。近年，民营医院兴起，我的简历一挂网上，几乎每天都有民营医院来电约见。他们把医院吹得天花乱坠，说有好多麻醉医生想来应聘，考虑我家在广东，相对外省医生，来回方便，约我一见。待我去一看，发现工资低，手术少，工作时间长，便灰溜溜地走了。公立医院门槛高，投了N份简历，却石沉大海。偶然，遇到一家我没投过简历的公立医院来电约见，说是有10万年薪。上网查资料，暗自庆幸自己符合"年轻麻醉主治医生"的要求。当我去那医院了解后，才知道并没有10万年薪。医院麻醉科主任是个刚升主治的人，不敢要高职称的医生，免得乌纱帽不保，独吞全部麻醉耗材和药品的回扣。我的心立即冰了。后来，深圳龙枫区的某镇医院来电约我。那医院麻醉主任原来是一位护士，职称还是执业医师，一见比她职称高的医生，黑脸相迎，说这里聘用工资低，手术少，房价高，不适合你。她还命令部下"冻结"我的麻醉。第三天，我无奈走了。

这半年，大大小小的医院，我见过18家了。我学会用孙子兵法的"知己知彼，百战不殆"。如果是好的医院，还用得着主动找上门么！

凡是主动来电相约，一律不见；凡是医院领导的话都不可信，必须深入基层了解，比如单独请麻醉师吃饭，趁酒醉头昏套出内情。

突然，一道闪电划下来，照亮了我简陋的床铺。一个响雷惊醒了我，窗外的雨变成蚕豆般大，噼里啪啦敲在玻璃窗上，霎时倾盆而下。雨把整个世界包围了。

第二章 进退两难(1)

一

“梁医生，麻烦你把麻药安瓿、针管扔进医疗垃圾桶，别忘了。否则，陈护长见了会说你。哦，黄色袋子是医疗垃圾桶，黑色的是生活垃圾桶。”护士李雪婷叮嘱道。

“我准备扔啦！等忙完，我就扔。”刚给桡骨骨折的病人打完臂丛麻的我诧异地看着她说，“这些医疗垃圾不是护士收拾吗？”

“你们用的东西，当然你们扔呀。难道还要我们动手吗？”李雪婷瞟我一眼，伸出嫩白的纤指，拿走了桌面上的安瓿、针管。

昨天，第一次见李雪婷，我眼前一亮：桃形的俏脸白如粉，左下巴有一颗小黑痣，眼睛亮大，1.65米高，身材匀称，穿着一身黑褐色的冬裙子。她的眼里满是惊诧和猜测，问我租房的事。我说，医院给我一间宿舍，不用去外面租房。她惊诧地问，你怎么弄到宿舍呢？我说，如果没有宿舍，我就回广州。她嗔嘴说“威胁”，然后投给我一个佩服的目光。相对于陌生的恩明医院，陌生的同事，美丽的李雪婷给了我一份亲切。此刻，对她的亲切感却荡然无存了。

收拾医疗垃圾原本是护士的工作范畴，怎么要医生做呢？我的心里满是疑惑与郁闷。通常医生麻醉完病人，护士会帮着给病人吸氧，上生命监护仪，因为麻醉过敏、中毒等意外通常在这个时间发生。在这里，李护士不但不帮忙，还催促我收拾刚用完的针管、安瓿等——虽然最后她还是帮我收拾了。哔哔哔，监护仪上一阵报警声乱敲人心。我看监护仪，脉搏没有了，病人嘴唇依旧红润，我问他有什么不舒服说出来，他说没有。经验告诉我，一定是血氧饱和度的探头松了，我把它重新夹上他右手拇指，脉搏声嘀嘀嘀地响起。我有点恼火，监护仪报警了，护士竟然熟视无睹。

我心如石沉海底，怒气咕噜咕噜地喷出来。曾经在我原医院，有一次，值班麻醉师打了麻醉，两个值班护士，一个去打电话，一个去

厕所，结果病人发生麻药过敏死了。那时，我在北京开会，远水救不了近火，会议还没结束就匆匆回了广州处理事故。死者是医院一位退休护士，医院赔了十万元，还安排她儿子进石花公司任职，才摆平此事故。此后，我撤掉了手术室护士长，重新培养一班护士，那些护士是全院挑出的精英。她们不但密切协助麻醉工作，熟练观察病情和心肺复苏，还能为紧张的病人做心理干扰。

我想批评李雪婷，却欲言又止，因为我不再是麻醉科主任，只不过是一名聘用工而已。

手术由王教授主刀，他身材高大，头聪明绝顶，一双眼睛如灯笼，寒光逼人。他是广州某大医院退休医生，恩明医院用1万元月薪聘请。据郑平说，王教授道行不高，如果麻醉效果不好，他会背后说你。他用刀背划了一下病人右臂皮肤说，痛不痛？病人说，没感觉了，右手好像不是自己的。王教授抬头望我说："梁医生的臂丛麻真神！扎一针就可以开刀啦。昨晚，我和腹外科牛主任、妇产科董主任吃晚餐。他们都夸你的麻醉又快又好。尤其董主任说，前晚有一个产妇胎儿宫内压迫严重，好在你迅速给她打了麻醉，否则差几分钟那胎儿就死于腹中啦。她说最怕方主任，胎儿胎心音不好，他半天还没打好麻醉，急死人。"

"我是混饭吃的。方主任的麻醉才好，有时偶然失手是正常的。"我谦逊地答道。

"他呀！前天彭院带一个肩周炎病人给我行粘连松解术，我叫他打一个臂丛麻，我怀疑麻药打到皮下去了，一点效果没有，病人大叫痛，像杀猪一样，他用氯胺酮把病人麻晕。可是，那病人术前吃了东西，术中发生呕吐，差点误吸窒息。他没几个臂丛麻打好的，特别颈丛麻，最后都是静脉用氯胺酮把病人麻睡。我们骨科医生都叫他氯胺酮医生。"

王教授果然如郑平所说，麻醉不好，会说出来的。

"我刚来，还不熟悉这里，请王教授多多指导！"

第二章 进退两难(2)

“年轻人真谦虚，不错。”他说完银刀一划，又瞟我一眼说，“听说，你原来是广州石花职工医院麻醉科主任？来恩明的小医院，真委屈你了！”

“哪里？一事无成人渐老，一钱不值何消说！我以前还没跟教授共事过，来了恩明医院还可以跟教授多学习。”

“大家看我的头一毛不拔，所以才叫我教授哩。”

“看来，我干脆把头发染成花白，将白大褂打上几十个补丁，戴一副老学究式的大眼镜，把声音压得苍老、低沉，病人一定会多！”

“哈哈，有意思。你刚来，给你说一句实话，我希望你留下来。你要留下来，得过三关！第一关，你以前领导别人，现在被别人领导，可能心理不好受；第二关，要习惯这个手术室；第三关，做聘用工是很悲惨的，要有心理准备。你看我已经不值班26年了，来了恩明医院还要上夜班。因为我不是职工，职工就可以不用值。我昨晚忙了通宵，今早还要做手术。”

“王教授德高望重，还要值夜班？您可以找彭院说说，通融一下。”

“我找过彭院。他说，医院德高望重的人多着呢。”

此刻，我潜意识地打算给病人做术后镇痛。在原单位时，我往往会在术后给病人装上镇痛泵。既为病人免除了痛苦，还有100元的回扣。

“王教授，这个病人可不可以给他做术后镇痛呢？静脉镇痛，不会影响神经恢复，也不会引起尿潴留。”

“小梁，你刚来，做好自己工作就成啦。别像方主任，明知我们不喜欢术后镇痛，也不告知人家一声，就给病人装上了。有的病人很穷呀，做完手术就欠了医院一屁股债，还装上450元的术后镇痛泵，岂不

是雪上加霜。他那个人，不钻研麻醉技术，几乎每个臂丛麻都打不好，却抢着去给病人做术后镇痛……还不是为那个！”

昨晚，王教授通宵手术，看起来有点烦躁——凡是值夜班的人在疲劳的时候牢骚就会特别多。他的话刺激了我的尊严，曾经指挥护士的主任，现在却被小护士指挥着。

铃铃铃，急促的电话声打破手术间的宁静。李雪婷匆匆去接，回来对我说，产科通知剖宫产。我发觉陈护士长和方主任消失了，问他们去哪里呢？她竖起右食指在嘴前一吹，暗示我不要作声。

她靠近我的耳朵悄声说：“他们在男值班房。”

“男值班房？干吗？”

“打麻将呀，还能干吗！我去告诉护长有剖宫产。”

李雪婷很快跑回来，拉我到墙角低声说，方主任问你能不能兼两台手术？他们正打得火热呢，哦，陈护长好像输了不少呀。你还是兼吧。

我沉默了。方主任的意思是要我兼两台手术。我不愿意兼，因为麻醉医生管的是病人的生命，万一出差错便是一尸两命。如果不答应，又怕得罪方主任，还恐招牌瘾正浓的陈护士长不满。我只好勉强答应，但心情如窗外的乌云轻雨，把昨晚对恩明医院美好的构想吞蚀了，感觉前程一片迷茫。

产妇呻吟声不断，我给她打完腰硬联合麻，她立即静了。我怕护士说忘了扔垃圾，忙去分类垃圾。突然，看到吊瓶的输液管液体滴得很慢，我怕产妇因为麻醉后血管扩张而低血压，便对李雪婷说：“小李，麻烦你把输液调快点。”

“你不会调吗？这是你们麻醉师的工作！”

“我叫你调输液，是一种口头医嘱，你要执行！”

“陈护长说过，这是你们的工作！你没看我忙吗！”

因为垃圾还没分类好，我只好戴着手套把输液调到最快。

“你怎么戴手套去碰输液管呢？你手套有血呀，太脏啦。如果被陈护长看见，一定骂你个体无完肤！”李雪婷责备我。

第二章 进退两难(3)

我想发火，见产科医生来，只好忍住。当剖宫产结束后，李雪婷发现收费单上，漏收一条紫薇乔线。那线一条60元。她生气地对我说："你呀，刚才忘记扔麻药安瓿、针管，现在又忘了收紫薇乔线。总让我给你擦屁股！"

"谁知道又多用了一条线呀！你也不告诉我。不管在哪个医院，手术收费、收拾医疗垃圾是护士的工作。这是什么鬼医院！麻醉师当医生，还要当护士！"

"国有国法，家有家规。你入乡随俗吧。"她傲气地说。

她说完就把桌子上的收费单折小，塞进我的口袋说，记得拿去收费处！别再让我为你擦屁股啦！她说完扭动屁股离开。我顿时怒发冲冠，因为我最讨厌别人碰我，曾经有一个同事突然背后拍我肩膀，被我骂了一顿。当我成为麻醉科主任后，更是没人拍我肩膀。李雪婷不顾男女授受不亲，硬把手塞进我口袋，本来怒火焚身的我忍无可忍，"啪——"，我挥手狠狠拍在她又圆又大的屁股上。李雪婷"哎呀"尖叫一声，扭头怒目看我。我把收费单扔到她身上，气冲冲地离开手术间。

当平静下来时，我感觉闯祸了，第一天上班就打了护士的屁股。看着雨点扑扑地击在玻璃窗上，我不免担忧起来。

二

送手术病人回病房后，我竟然害怕回手术室。李雪婷会不会在陈护士长面前参我一本呢？心也变得七上八下的。刚进手术室，里面弥漫着当归、人参味，大家正在吃午餐，陈护士长陶醉地喝着当归汤。她长着瓜子脸，丹凤眼，薄嘴唇，精瘦个子。见我回来，她热情地招呼我吃饭。不管她是否知道我欺负李雪婷，我先转移视线，盯着她玉颈说："陈护长戴紫水晶链很漂亮呀！这种紫水晶，只有嫩白的皮肤，纯洁的心灵，高贵的气质的女人才衬得上。"

“陈护长是手术室高贵的皇后，当然衬紫水晶了。”正喝人参汤的方主任继续说，“你刚来的，情况不熟悉，大小事多请示她。”

陈护士长瞟了一眼方主任。他立即闭嘴了。

“梁医生真会说话！你没有叫汤吗？偶然喝好一点，那没关系呀。不要天天当归、人参汤就成了，否则医院领导有意见。”她扭头问正喝汤的小胖，“小胖，你没有帮梁医生叫汤吗？”

“是小李叫的饭。谁叫梁医生刚才欺负了小李。”

“梁医生，你是不是欺负小李了？如果你欺负她，就要照顾她一辈子呀。她是医院里最温柔最漂亮的女孩子，她可真不错呀。”陈护士长用疑惑的眼神看我说。

方主任对我说：“我什么人都敢得罪，就是不敢得罪手术室的姑娘们！你要入乡随俗，多帮帮她们。以前来了个姓于的小伙子，技术一流，还常帮护士打手术包、折叠手术巾哩，很受护士欢迎。可惜砸在理论考试上！”

我真火，堂堂的麻醉科主任竟然说出这种卑躬屈膝的话，犹如一位实习生卖力去讨好自己的带教老师。

我也想不到小胖会把我打小李屁股的事捅了出去。正当不知所措时，李雪婷从外面走进来。此时，“证人”、“当事人”、“肇事者”都在场，还有陈护士长和方主任两位“判官”，我顿时头冒冷汗。唯一能拯救我的，只有李雪婷了，只要当事人否认其事，我就“无罪”了。不过，我也有最坏的心理准备，随时离开这鬼医院。还没等陈护士长问她，李雪婷已开口对我说：“梁医生，桌上的绿豆沙是你的。别忘记喝呀。你呀！总是要人提醒。”

我听了如释重负，红着脸对她说了声：“谢谢。”

“你看！小李对你多好。你没叫汤，人家却记得帮你叫。绿豆沙甜呀，可以甜到心里去哩。”陈护士长接着说，“你知道吗？车队的直彬开车追小李，追了两年都追不到。直彬不错呀，是职工。如果嫁给他

可以转为双职工，多好！我们医院辅助科室的职工都娶得很好呀。你看电脑室的小王娶了医院的院花。”

大家都笑了起来，李雪婷脸上顿时红透，如一个熟透的苹果。

我喝了一口绿豆沙，是冰的，把身上的火冷却了。我顿时明白李雪婷的意思。

“梁医生技术不错，所有的手术医生都夸你。嗯，你能不能介绍你医院手术室护士来这里。反正你们医院已经卖掉了，帮私人老板打工，还不如帮我们打工。我们医院的工资应该比你原医院高呀。”陈护士长欣赏地说。

“好的。多谢陈护长关照。”

陈护士长等人吃完饭走了。我独自吃饭，想到刚才的无所适从，竟然食不知味。我随便吃几口便回值班房睡觉，刚走近值班房就听到里面噼里啪啦的麻将声。我推开门，见一张麻将台围满了护士。陈护士长正在里面浮浮沉沉。大家没有让出值班房给我睡觉的迹象，这里似乎不存在我。倒是方主任给我打招呼，他说：“梁医生，帮我倒杯水来。”

“哪个杯子是你的？”

“连我的杯都不知道吗？就是那个最高的不锈钢杯呀。”

第二章 进退两难(4)

“方主任真是高人呀，连杯子都高人一等。”

陈护士长瞟我一眼说：“梁医生真会说话。”

我帮方主任倒杯水后，扫一眼桌上的人，心咯噔响一下。我发觉另外两个打麻将的，一个是职工护士孙雨静，另一个是职工麻醉医生崔玲玉。我心里很不舒服，顿时涌上种族歧视的感觉。细想，领导当然喜欢跟职工筑围城。职工工资高，资本雄厚，输得放心，领导赢得开心。

崔医生突然对我说：“梁医生，你帮我顶一下，我出去一会儿。”方主任见我上台，右手向牌子一夹，夹出一对子往桌面一翻，口中发出哈哈的笑声。我看他桌面上，原来是一对七万，而我手中有六八万，七万正是我缺的牌。我猜他应该有八万，或者六万，我于是抛出八万。他立即碰掉我的八万。陈护士长不满地说，真没意思，怎么可以这样打牌呢？方主任很快又碰了陈护士长的牌叫胡了。我猜测他胡六万，于是抛了六万，因为万一让他自摸了，陈护士长就埋怨我啦。方主任大叫一声“胡”，推翻他的牌。陈护士长给我一个眼色说：“你的牌技还真高呀，一来就放炮！昨天，彭院长见我笑着说，梁医生第一天上班就20台手术，破上恩明医院的记录。真不错！”

陈护士长对我有意见，我见到崔医生回来，我立即还座给她。

我见他们打得正兴，不可能让出值班房给我睡了，便到隔壁电视室的沙发睡觉。可是，陈护士长有洁癖症，不准别人在男值班房上厕所。结果，大家都跑过电视室的厕所方便，扰得我根本没办法睡着。

下午，我又断断续续做了三台手术，直到值班医生来接班。

下班时，我碰见奋战一天的陈护士长和方主任，伸着懒腰从男值班房走出来。我隐约听到陈护士长说赢了一点，接着听到方主任豪气万丈地说，赢了一千，今晚我们去哪里吃饭呢？陈护士长说，金都酒店，那里的麻将桌是全自动的。大家精神一抖，都拍手称好。陈护士

长见我准备下班，也叫我去。我说有事，先走了，拖着精疲力竭的躯体，压着满腔怒火离开了手术室。

三

我打电话给郑平，诉说第一天上班的悲惨遭遇，语气带着怪责他的味道。因在第一天试工时，郑平骗我说，这里人际环境好，医院与护士关系和谐。岂知道手术室阴盛阳衰，麻醉师被护士压得抬不起头，既当医生，又当护士。

郑平知道我不满他，说带我去一个特别的地方吃饭。

在郑平的带领下，我开车曲曲折折来到民工街道。郑平对我说："你看那些民工，拿1000元也过得很快乐呀。如果分社会阶层，民工是蓝领，我们聘用工是白领，职工是金领。你一个月6000元工资，2000元回扣，很不错啦。不过，深圳的公立医院太刻薄我们这些聘用工，同样主治，职工月薪13000元，比我多7000元；隔壁东莞市的公立医院，职工与聘用工才差几百块。我们麻醉科算好啦，职工也值夜班，人家放射科值夜班的都是上了年纪的聘用医生……我们出来只是赚钱，反正老了回原单位退休，落叶归根呀。"

第二章 进退两难(5)

“我是辞职呀，哪里还有原单位。”我说完，背部发冷。

“你真是傻逼呀！怎么辞职出来呢？我们医院的聘用工绝大部分是停薪留职出来赚钱，哪有辞职呀。你也真是的。”

“我们医院卖掉啦，变成私营医院，3000元一个月，如果换了你，你也会辞职呀。”说完我升起车窗，关住窗外的斜风细雨。

“存在就是合理呀。我一个人工作，四个人吃饭，日子还不是照样过。你一个人吃饭，全家饱呀，还有车子，生活质量很高啦。”

天空飘着小雨，烟雾弥漫，街头却人头攒动，我小心翼翼地开车。

夜幕拉下来，雨也停了，民工街露天卡拉OK也开始营业了。一阵寒风迎面扑来，又冷又湿，想起第一天上班当技奴的感觉，我不禁打了一个冷颤。一个民工正顶着寒风唱《老乡》：“老乡见老乡两眼泪汪汪，问一问老乡你又要去何方？吃过多少苦啊受过几回伤，其实我和你一样总想闯一闯……”

民工街两边的大排档和商场都塞满刚下班的民工。郑平刻意拉我去吃那些民工饭菜。这里的饭菜丰富多彩，价格也是惊人的便宜，炒粉一元，酸辣粉三元，还有一元四个馒头。每一档都是人山人海，热火朝天，烟味、辣味、酸味等油烟味扑鼻而来。几乎每一间大排档都坐满了人，好不容易看到一家麻辣火锅有两个女孩子离开，我们立即插了进去。这是一家大锅饭式的麻辣火锅，大家都围坐在火锅边。

我对面的四个男孩穿着蓝色厂衣，胸前写着“钻金”，正喝着啤酒。旁边的几个女孩胸前写着“艾美石”，叽叽喳喳地相互笑着。那四个男孩想方设法跟女孩子搭讪，可是那些女孩子爱理不理，让他们老鼠拉龟——无从下手。

郑平对他们说，你们是钻金五金厂的吗？请你们喝啤酒。他说完便叫老板娘拿了四瓶啤酒。那些男孩也不拒，便带着感激和好奇问我

们从那里来。郑平说附近的工厂，但他们都摇头。一个高个子对我身旁一女孩说，请你吃宵夜。我随着他的目光看那女孩，一张白嫩的瓜子脸隐在瀑布般的秀发中，身材虽不高，但很丰满，如涨着水的葡萄。她正吃着羊肉串，并不理会那个男孩子。他只好无奈地笑笑，望着我摇摇头。我好奇地笑问他："小兄弟，你们厂的工资高不高？能不能帮我问问你的上司，看他要不要我？"

高个子说："看你们样子都不像打工的！你们可能开着宝马车的老板哩。"

郑平说："你说对一半，我以前是开宝马的司机。"

大家笑了。我旁边的漂亮女孩子也咯咯咯地笑了，露出贝齿、梨涡。

我便转话题说："你还没有回答我的问题呢？"

"我工资是一千六，比其他的员工多三百元。但很辛苦呀，从早上八点一直工作到晚上八点哩，经常加班到十点。不过，我们都希望加班，加班可拿加班费，多的时候一个月也有六百元。"他指着我身边的女孩子对我说，"她的工资很高，艾美石在这个工业区工资是最高的，把她们一个个养着肥肥白白的。"

一个胖女孩立即说："谁肥肥白白呀！我们比你们还辛苦。我们工作是不能出错三次的，如果超过了，就要炒鱿鱼！"

我趁机问旁边的女孩子："她说的是不是真的？"

她望我一眼，放下手中的羊肉串说："是呀，还经常加班，我们试过三个星期没有踏出过工厂呀。"

我说："那你拿多少工资？"

第二章 进退两难(6)

“说不定，这是跟工作挂钩的。多的时候两千五，少的时候只有两千元。你是从哪里来呀？怎么来这地方吃东西。”

我听了脸都红了，便转移话题说：“跟我朋友来的。你在艾美石做了有多久？”

“有一年多啦。我中专一毕业就被厂招来了。做了一年，像坐了一年牢。很多工友撑不住去做小姐了，我宿舍有一个女孩子去酒店做桑拿，每个月收入有两万块。她每次回来都请我们吃饭，还劝我们跟她去做小姐。每次回来，她还拿存折给我看，一年赚20万元呀。这个月就有几个女孩子撑不住跟她去了，听说妈咪很凶，服务不好就扣她们的钱呀，还会打人。每当我感觉支撑不住时，就打电话给我爸妈。我爸爸是山区里一个教师，安慰我说‘人家都能挺过去，难道你不能吗’，我就挨下去了……”

据郑平说，女民工多长得丑，如此漂亮的民工，确实不多。她的表达能力比普通民工好，说话总带着一种娇滴滴的感觉。据郑平说，民工很多是小学或初中毕业，不少人假造高中文凭混入工厂的，像她这样中专毕业的还真少。她突然问我说：“你好像有点郁闷？”

“没有。真不明白总有人这样问呀！”

“我要回去了，明天还要上班呀。”

回到宿舍，我望着残灯染黄的窗外犹豫起来，想起霸道的护士长和野蛮的护士，想起王教授的良言和郑平带我去民工街的用心，我真不知道，是走还是留？这一夜，细雨淅淅沥沥，而我梦里不知身是客，竟然梦到原单位不卖了，大家都高兴地回去上班。翌晨醒来，原来是南柯一梦，窗外依旧淅淅沥沥。

第三章 医药代表(1)

一

“这几天，你心事重重，是不是想要走呀？”

“干吗这样问呢？”

我和李雪婷并肩而行。她身上的淡香随风飘散，若有若无。一阵晚风从远处吹来，小路两旁紫荆花沙沙啦啦地飘落。一叶紫花瓣在空中翻滚着，轻轻从她乌黑的秀发落下，滑过肩膀上的黑衣，轻轻掉在草丛。冬雨后的小草，伸出尖尖的翠鼻子，贪婪地抽吸着紫荆花的清香。

“每隔几个月，就有麻醉医生充满希望来，又灰溜溜地走了。”

“干吗这样呢？”

“水土不服呀。他们来了就跟我们护士吵架，还顶撞陈护长。你知道陈护长老公是干吗的吗？是恩明镇的官员，专管我们医院，连彭院都惧她三分。方主任还是聘用工，‘泥菩萨过河自身难保’，对陈护长低头哈腰，唯命是从，根本保不了新来的麻醉师。以前，有一个正高职称的麻醉师来应聘，水平很高，但总跟陈护长吵架，说收拾医疗垃圾和手术收费是护士工作，不应该由麻醉医生承担，还到彭院面前告状。你知道有什么后果吗？”

我吸了一口冷气，摇摇头，看着她。她今天穿着紧身黑紫短裙，黑薄紧身裤，蓝黑相间的外套，把她起伏的曲线呈现出来，那丰乳肥臀让人酥酥的。我不敢多看她，因为她的眼睛很亮，仿佛能看穿人的心思。

“没人理他，他到哪里都是一双双白眼。方主任职称比他低，也怕他抢了麻醉科主任的宝座，故意在他的麻醉操作评分上添了一笔，说他麻醉操作技术与职称不相符。过几天，那个医生就跑了。你新来的，我怕你跟陈护长有碰撞，所以提醒你，免得你得罪她也不知道。不好意思，那天我吓坏你啦？”

我顿时明白，为什么杨科长两年来招不到一个麻醉医生了。

“多谢你。第一天上班，我错怪你啦。我以为你会在陈护长面前参我一本，想不到你大人不计小人过，要不，我第二天就走了。”

“不知者不罪！人家希望你留下来，才提醒你的，想让你尽快适应这里。你知道吗？你上班两个星期，妇产科医生都说你不但麻醉好，还很幽默，跟你合作是一种享受。甚至腹外科医生也赞你技术好，腹外科医生多是职工，如果麻醉不好会骂麻醉师的。方主任是麻醉科主任，都经常被他们骂，我却发现他们很尊重你。陈护长也夸过你帅，说你聪明，试用两天就上班。”

“谢谢。”

“如果你留下来，将来有希望转职工的。医院每年都有一批医生转职工，你学历高、职称都符合条件，只要把握一个机会，你就可能成为职工。你看方主任，他来了三年，以前的龚院长给了他两次机会考试，都没有考上，最后以学科带头人直接转为职工。听他说，下个月回去办最后的调动手续了。我相信你成的！”

她说完看我一眼，波光闪闪的眼里藏着千种温柔、万种风情，想起那天打她屁股，我心如天边火轮似的夕阳，却藏在重重的紫霞里。我故意转移话题说：“今晚是有人请手术室全体成员吃饭还是我们自己搞活动呢？”

“是钢板商冯浩请客，那个整天在手术室里窜来窜去的小个子。他也是新来的。以前是个女的代理商，结婚不干了，公司派了这个小个子来接班。”

我想起那个家伙了，是个下巴尖如猴腮的小个子，走路特别快，而且无声音，有点像特工——这是医药代表在接二连三打击战中锻炼出来的。我刚来时，两三天就会碰到他，如果李雪婷不说，还以为他是后勤科的。钢板回扣很高，一根五千元的髓内钉可以回扣一千多元。在我原单位的骨科主任，每年最少有一百万元回扣。虽然医药代表像地下工作者一样行动，像狗一样去讨好医生护士，他们住的却是

高等房，开的是高档车。我突然想起一个问题：“进钢板不是由骨科医生进吗？怎么由陈护长进呢？”

“那些国产便宜的钢板是陈护长进，进口和贵重的才由骨科医生进的。你知道吗？以前你们的麻醉包和术后镇痛泵都是陈护长进的，后来郑平医生来了，搞了个新技术，叫腰硬联合麻，才让你们自己进的。不过，陈护长因为这事，一直对郑平有看法。但他技术好，陈护长以前做宫外孕手术请他打麻醉，这才原谅他。”

第三章 医药代表(2)

我终于明白，麻醉包原是陈护士长进的，后来郑平来了，搞了腰硬联合麻，这包是麻醉师联系进货。陈护士长因为麻醉师抢了她的回扣，所以对他们怀恨在心，把手术收费和收拾医疗垃圾推给他们。方主任他们抢了陈护士长的回扣，自然会对陈护士长作出让步，出现了麻醉师既当医生，又当护士的怪现象。

“嗯，你是不是真想走呀？你还没回答我的问题呢？”

“这里很好呀，晚风、紫花、美女、赞赏……干吗要走呢？”

她瞟我一眼，绽放一个灿烂的笑容，露出两个可爱的小酒窝。

我俩来到医院附近的金月亮酒店，冯浩正与陈护士长、方主任、崔医生打麻将。郑平想打，却没他的位置。冯浩一边混牌，一边对陈护士长说：“护长，近来手气好吗？”

“昨晚做了水鱼，输了三千。”

我想，即使赢了，也会说输呀，谁都知道麻将只是一种合法的行贿。

“你也有做水鱼的时候呀。”冯浩说。

“娱乐，娱乐。不在乎输赢。我才不会像方主任那样……”

方主任说：“像我那样？我怎么样啦？”

“输了一块钱，整晚都睡不着啦。”

“是呀。可是我很少输哩。”

“今晚让你输个精光，让你以后一个月都不敢打麻将！”

冯浩仿佛设下一个陷阱，诱着陈护士长和方主任一步步地踏进去。我站在他身后观战。他砌牌的技术极高，五个手指有点像八爪鱼的吸盘把四面八方的牌子吸到手中，双手向两边一梳，就梳出一条长长的牌墙。他左手环指有一枚钻戒，不停地闪动着耀眼的光。冯浩技术极高，而且不贪，有和牌的就和牌，不管陈护士长放炮，还是方主任。我有点迷茫，究竟这个冯浩是想讨好陈护士长和方主任，还是想

赢他们的钱呢？如果要赢他们的钱好像不太可能，但他确实一点也不手软。正当我百思不解的时候，菜上桌了。冯浩看到菜上来了，立即把赢来的五百多元分给陈护士长和方主任，然后推倒刚筑好的牌墙说："上菜了。吃完饭再玩吧。"

陈护士长和方主任也不拒绝，一边说冯浩客气，一边把钱放进口袋。我疑云顿消，原来冯浩是这样讨好他们，比我想象的高明得多。

冯浩热情地为陈护士长倒红酒，又为方主任倒一小杯五粮液，然后举杯说："我先干杯，多谢陈护长、方主任和大家的支持。"

冯浩是杯中豪杰，面对大家的车轮战，依旧面不改色。

陈护士长见冯浩屹立不倒，便把矛头指向我，举起红酒对我说："梁医生，欢迎到我们恩明医院工作。听说你以前是广州石花职工医院麻醉科主任，来恩明这个穷乡僻壤工作，真委屈你啦！"

大家跟着举起酒杯向我敬酒，我笑着说，我是本着学习的态度来的，还请大家多多关照！我说完仰头喝光杯中的五粮液，那酒如火一直烧到胃里。我立即坐下吞菜来冲淡胃里火气，旁边冯浩却偷偷把我的酒杯倒满了酒。

冯浩举起酒杯对我说："梁医生，为我们第一次合作干杯！"

当我喝下这杯，发现方主任也举杯跟我干杯。我立即明白，我成了众矢之的。如我所料，又是一个车轮战。当敬完他们的红酒、白酒、啤酒、绿茶、开水、橙汁……我已经天旋地转了。郑平怕我喝醉，不再跟我喝。他说，我几乎每天跟梁医生喝酒，今天免了吧。陈护士长见郑平不肯敬，她拿起酒杯来敬我。我自觉到了极限，如果要干了这杯，可能酒会从肚子倒出来。

第三章 医药代表(3)

我说："我醉了。"

陈护士长说："我读过心理学呀，往往醉汉说自己没醉，没醉的人才说自己醉。"

方主任添油加醋地说："梁医生，连陈护长敬你都不喝，你以后有啥事，还得护长关照呀。只要你得护长关照，天塌下的事你都不怕！"

"梁医生醉啦，我替他喝这杯吧。"郑平对陈护士长说。

他也不等她同意，说完立即抢过我桌边的酒杯，一喝而尽。

陈护士长脸色一沉，对郑平说："郑医生真是好兄弟。"

郑平听了脸色都红了。

我见场面尴尬，心想不如来个顺水推舟。我便倒一杯酒对陈护士长说："跟陈护长喝酒真是三生有幸！如果还能跟陈护长打麻将，可真是求之不得的好事！"

陈护士长笑着说："想跟我打麻将，好啊。喝了这杯酒就给你一个机会。"

我站起来仰头喝光，肚里顿时波涛汹涌，酒菜欲喷出来。我想去厕所呕吐，又怕大家笑，只好坐下来涨着红脸向大家傻笑。

陈护士长乘胜追击，指着李雪婷对我说："你看小李喝了酒脸胜过桃花，梁医生想追人家，还不敬人家一杯。小李是四大院花之首呀。"

"小李纯洁如莲，我必须等戒斋三日、沐浴更衣才敢敬她。今晚免啦！"

"哇，要不要在小李的石榴裙下五体投地呀？还要那么多繁文缛节！"陈护士长指挥李雪婷说，"小李，他不肯敬你。那你去敬他吧。"

李雪婷站了起来，倒了两杯红酒，仰头全部喝掉说："梁医生醉了，我帮他喝掉这杯。"

大家都笑李雪婷，她脸红胜火，如一个熟透的水蜜桃，胀鼓鼓的。

陈护士长见我差不多了，便向郑平开炮，大家向他狂攻乱炸。郑平喝了十杯面红耳赤，倒在沙发上呼呼大睡。大家见他倒下了，也就罢战。酒足饭饱后，大家开始打麻将唱卡拉OK。

二

由于陈护士长有言在先，留一席麻将座给我。我便和方主任、陈护士长、冯浩开始筑围城。醉醺醺的我看牌涂了一层雾，我努力看牌，迅速摸出牌，生怕陈护士长嫌我慢。第一局开牌手气很好，牌子很多顺着，我摸了5张也听牌了，便出生牌，上家冯浩接二连三碰我的牌，下家陈护士长对我说，梁医生真会出牌。

突然，我手机响了。我用朦胧醉眼一看，原来是郑平用蓝牙发来的短信。我想，郑平不是在这里么，为何还发短信给我呢？打开一看：你的牌已经守相公，不如成全别人。你下家为B位，对面为C位，上家为D位。D是个擦鞋匠冯浩，不必肥他。C是家狗方主任，自有人喂它。可是B才是主人，B需要五万、七筒。

第三章 医药代表(4)

我顿时醒了三分，数一数牌果然少了一张。我提前弃牌，抛一张五万出来，陈护士长见立即叫碰，然后望我笑了笑说，梁医生的牌真好，这么快就出生牌啦。等下一圈时，我继续放炮，抛出一个七筒，陈护士长大声叫碰，然后笑眯眯地把双手放在胸前擦了擦。我猜测她叫胡了，果然摸了两圈，她摸了一张牌，口发出“嘘”的一声，把牌推倒，然后向方主任说：“拿钱来！”

方主任说：“通常开头旺，都是输家。”

自从有了郑平做卧底，四家牌我都清清楚楚。我不断给陈护士长放炮，几盘过后方主任终于忍不住对我说，梁医生真是个出色的炮手，真奇怪！冯浩也不断用诧异的眼神看我。他们不知道是郑平用手机给我发短信。

我说：“不想放炮，只是陈护长牌技太出色啦。”

方主任说：“陈护长当然出色。你知道吗？她的老公就是跟她筑围城认识，谁知道很快被她困在围城里，再也出不来，成了她的俘虏。”

陈护士长说：“我都说你小气，输了就满腹牢骚，今晚让你睡不着！”

陈护士长说完摸了摸右肘外髁地方说：“收钱收到手痛呀。嗯，梁医生，你上次给放射科杜医生打封闭，能不能也给我打。我这里总是酸痛酸痛哩。”

我说：“那是网球肘。打封闭效果很好，只要打得准，一针就可以痊愈！”

冯浩说：“原来陈护长不但喜欢麻将，还喜欢打网球哩。”

我说：“不是只有打网球才会患网球肘，只是打网球容易患那种病而已。很多家庭主妇一样患呀。”

冯浩说：“陈护长真是贵人，连患的病也是贵族病。”

方主任说：“这有什么高贵！我还患过高尔夫球肘哩。”

冯浩说：“还有高尔夫球肘吗？”

我说：“有呀，伤了内髁叫高尔夫球肘，伤了外髁叫网球肘。”

今晚，我充当炮手，结果不到两小时我输了近两千元，眼看快要向郑平贷款了。冯浩本来就是职业炮手，输钱是他的职业。突然，陈护士长看看手机说，快9点啦，我打完这圈就坐车回深圳市区啦。我听了如释重负。

李雪婷为我焦急，站在我后面看牌。我怕泄露天机，不敢看手机。最后一盘，我继续当炮手，便把生牌放出去，只留下白板、红中之类的牌。摸了几个牌，我发现手中的牌竟然都是十三幺的牌，便打起十三幺。大家知道我是炮手，没在意我。当我摸到九万时，我便胡“东”了。我睁眼看看桌面，并没不有一个“东”。我想和牌的机会很大。可是还有十个牌就摸完时，仍不见有人出“东”。正当我纳闷时，陈护士长出一个“东”。我心如针刺了一下，同时背部被李雪婷碰了一下我。我不敢胡陈护士长的牌，眼睁睁地看大鱼溜走了。轮到我摸牌，我叫李雪婷摸。她伸手摸了一个牌，全身震了一下，翻开一看，原来是“北”。下家冯浩扫了一眼桌面，突然抛出一个“东”。李雪婷碰了一下我背部，我叫“胡”，把牌推倒。冯浩愣了一下，因为十三幺是40倍。我一下子赢回输出的2000元。冯浩一边数钱给我，一边嘀咕地说：“陈护长不是出了‘东’吗？怎么不吃她的呢？”

我低声说：“刚刚听牌，刚刚听牌的。”

陈护士长见冯浩输了六千多元，便告辞回家了。

第三章 医药代表(5)

郑平悄悄拉着我跟着陈护士长，在下楼梯时追上了她。郑平对她说，让梁医生送你回去吧。陈护士长一边拒绝，一边走到巴士站。我们匆匆回医院开车来到巴士站，见陈护士长还站在那里等车。郑平下车把她拉了上来。陈护士长有两间房子，白天住恩明，晚上住在深圳市区。医院很多职工都在深圳市区里买房子，他们一边在下面的镇工作，一边待机调到市区。一路上，陈护士长不停关心我的遭遇，见我还没结婚，便对我说："你最好还是找个职工女孩子结婚，可以转职工呀。"

"护长，不如介绍一个职工给梁医生呀。"郑平认真地说。

陈护士长想了一下，说："是的。急诊科的胡素婉是职工，不过好像有了男朋友呀。嗯，五官科的林小惠还没结婚，她是长得不错呀。不知她有没有男朋友？不过有男朋友也不要紧，公平竞争嘛。"

郑平说："好像还没有男朋友，梁医生你去打听打听，抓紧时间，不要错过机会。苏州过后无艇搭呀！"

陈护士长说："听人说，李副院长是她舅舅。李副院长这个人社会关系很广，我老公经常在外面交际的时候碰到他呀。"

"她条件那么好，我哪敢高攀她。"我说。

陈护士长说："你也不错呀。才来几天，人人都夸你是个才子。"

陈护士长接着说："嗯，我看你打骶麻是垂直打骶裂孔，很简单的。郑平他们都是斜着进针。是不是你的打法跟他们的不同呢？"

"有所不同。斜进针是传统打法，垂直进针是改良法，改良法一般打一针就成功。传统法往往要改变三次进针方向才成功，进针位置靠近硬膜囊盲端那个危险地带。所以改良法相对比较安全、便捷，病人痛苦小。" 我说。

"我老公患了痔疮好几年了，各种保守治疗都用过，效果都不理想，打算做手术。想请梁医生帮他打骶麻。"陈护士长说。

郑平说："陈护长你可找对人。梁医生的麻醉技术，是我见过最好的一个。我正跟他学骶麻改良法呀。"

我说："多谢陈护长看得起我。"

陈护士长一路上像母亲一般关心我。我很谨慎地开车，尽量避免急刹车、急加速、急转弯，给她一个平稳舒适的车感。

到深圳市区她家楼下时，弯月已爬上了半空。

回家路上，郑平说："兄弟，有件事，不知你能不能帮忙？"

"咱是两兄弟，有什么不可以说呢？只要能帮，我一定帮！"

"我老婆在保险公司上班，任务很重，压得喘不过气。兄弟你如果手头松的话，帮她买一份吧。"

"多少钱？"

"每年投4000元。如果你想投多些也可以，几十万都有。"

在广州工作时，有同事的家属任保险工作，借故介绍女朋友给我，要我买一份人寿保险。我拒绝了。那保险说得好听，投保等于存钱，年底分红，但几千元保险一年也只有几十块收入；还要年年投，断了就前功尽弃，等三十年后一次性返还给你；三十年后，谁知道会是怎样的情况呢？

那同事家属做了几个月也下岗了。因为保险公司为了发展，不断招新人，等新人把所有的亲戚朋友都"出卖"了，就要"下岗"，换新的血液。新人继续"出卖"他们的亲戚朋友，直到"出卖"完为止。

霎时，我明白上了郑平早给我准备好的船，只好答应买4000元。

回到宿舍，看看窗外的月亮，发觉深圳的月亮如古铜色，形状如古铜钱。我嗅了嗅，还有一股铜臭味。

第四章 错失良机(1)

一

2004年1月6日上午，彭院长给一个熟人做手术。方主任去广州开疼痛会议了，麻醉落在我的身上，我很紧张。

彭院长名叫彭极峰，46岁，原是深圳市联大医院的一位肝胆博士。前年，他调来恩明医院任院长。每一次，他来到手术室，都认真听取陈护士长汇报工作。方主任正办调动，如狗一样跟着彭院长。方主任是前任院长调进来的人，彭院长对他有点冷落。我很少见彭院长，一是我来恩明时间短，二是方主任不给机会接近。

手术病人是个79岁的老头，患了十三年疝气，同时患有高血压和冠心病。他在其他医院做了两次腹股斜疝修补术，但术后不久又复发了。这次他的家属带他来找彭院长做手术。彭院长亲自扶他上手术床，坐在陈护士长给他端来的凳子上，看我打麻醉针。我拿着麻醉针的手在颤抖，汗从帽子里渗出来。我暗暗佩服方主任，竟然抢着彭院长的手术来麻醉，以他那样差的技术，难道不害怕吗？但一想到调动的事，我终于明白即使前面是火坑也要踏进去。

我给老人行了一个腰硬联合麻，麻醉了病人下半身。为了尽量避免病人紧张引起病人血压波动，从而导致心肌缺血的发生，我给病人一剂镇静药。通常，我是用“杜冷丁”和“非那根”的合剂。突然，郑平出现在我面前，向我要了剩余另一半杜冷丁。我给他一半，另一半混合“非那根”推进病人的静脉。病人立即进入梦乡。彭院长见病人入睡了，开始手术。他做手术时默不作声，全神贯注，直到他说了句：“这真是个老疝呀！那么老的疝囊。”在隔壁的陈护士长听到声音，立即跑了过来。

牛主任赞赏地说：“彭院是高手中的高手呀，一下子就找到疝囊，‘小彭飞刀’果然名不虚传！现在最吃香的是医学博士啦！”

“哪里，浪得虚名而已！现在最吃香是海归医生。”彭院长说。

“现在的海归不同以前的海归啦。本是‘土鳖’，出了海就成了‘海龟’啦。哪里比得上国内的博士呀，就连国内的研究生也比不上。”

“可是国人就是崇洋媚外呀。”

“彭院，隔壁医院都搞手术费提成呀，为什么我们医院还是大锅饭呢？”

“我在以前单位也有，但我们医院一直没搞呀。如果搞，你有什么高见呢？”

“我调查过，隔壁几家医院都是拿20%手术费分给手术人员，手术医生占15%，主刀拿8%，其他助手分……”

陈护士长打断他说：“牛主任，你也太自私啦！手术室的麻醉医生和护士才拿5%手术费提成。如果这样也成，手术的材料算到你们外科去。你知道这材料成本有多高？你计算过吗？你们外科医生也不爱惜手术器械，特别骨科医生，经常把巾钳当作持骨钳用，一下子把巾钳弄坏了，每个月不知扔多少只巾钳。我开会时说过几次，大家当耳边风，有的背后说我多事……”

彭院长打断她说：“陈护长工作很出色，我们是知道的。外科应该自我检讨一下，一只巾钳几块钱，做完一个手术浪费几只钳子，也说不过去。”

如果巾钳20元一只，陈护士长巴不得每台手术都坏几个，因为价钱越贵，回扣越多。像几块钱的巾钳，可能一分钱回扣都没有。

陈护士长继续说：“还有，牛主任你们以后别把手术室当外科病房。那些危重病人，连输液等术前准备都没有，就推进手术。有的病人还没诊断出啥病，就推进来手术。万一不是外科病，是传染病呢？咋办？”

第四章 错失良机(2)

陈护士长分明指桑骂槐。因为上周，牛主任手下吴师北医生半夜推了一个呼吸困难、咯血的病人进手术室，怀疑肺泡破裂，准备开胸。由于病情严重，值班的郑平把方主任、陈护士长叫回来抢救。病人突然说出，他被狗咬了。大家才知道他是狂犬病发作，病人不用做手术，又推回病房。但在抢救时，很多人接触了他喷出来的唾液和血液，有可能发生交叉感染。结果，参加抢救的十几个医务人员都要打防狂犬病疫苗针。陈护士长那晚也回来参与抢救，也要打针。这种狂犬病疫苗针共打四针，分几个月打完，还真够折磨人。陈护士长为此事大闹了一次。

牛主任听了，脸红得从口罩和帽子的边缘渗出，一直扩散到耳根。他恼羞成怒，气愤地说："如果再继续吃大锅饭，我们医生没几个愿意待在这里。前天，神经外科的符医生请假回家，其实去了隔壁一家医院试用。我有一个同学在那里，他打电话告诉了我。现在神经外科手术做得最好是他，如果走了太可惜啦。我劝他留下来，等下一批转职工时，我帮他向院长您推荐。别说隔壁几间医院的手术医生站台费比手术室高，医生奖金都比护士高。为什么我们医院还是大锅饭呢？一个副主任医师跟一个执业护士拿一样的奖金，太不公平啦。"

陈护士长说："怎样改革，我不管！只要我那份奖金不少就成啦。"

彭院长说："这事以后开会再讨论。这是全院的事，不能说改就改呀。前任院长曾经讨论过这个问题，很多护士跑到卫生局去告状。结果这件事还是搁下来啦，一搁就几年啦。"

郑平告诉我，医院的职工护士月薪最少1万元，而聘用医生约6千元，有几个职工护士近30岁都嫁不出去。因为她们不愿意嫁给工资比她们低的聘用医生，但条件比她们高的男士也不愿意娶一个护士，因为护士工作又脏又辛苦；还经常上夜班，很少在家。曾经有老护士说

过，她老公说娶了她，只等于娶了半个老婆。前年，有一个30岁的职工护士嫁给了全院最帅的王医生，引起全院的轰动。据郑平说，那个护士性格非常暴躁，曾经找了一个很好的职工教师。她总以为她收入比他高，事事专横跋扈，结果男方忍受不了而吹了。王医生是全院最帅最幽默的外科医生，还没有结婚时来到手术室有说有笑的，现在一竿子打不出一个闷屁，整天郁郁寡欢的样子。同事背后说患了“气管炎”。

“彭院，梁医生是新来的麻醉师，听说羽毛球打得很好呀。你不是经常抱怨医院没有人会打羽毛球嘛。现在有人来啦，您有空带上他调教调教。”陈护士长又向我说，“彭院是去年宝宁区羽毛球卫生系统比赛男单亚军，如果他体力好一点，去年第一名应该是他啦。”

蓦然，我想起面试时，彭院长问我打羽毛球水平如何。原来他不但是羽毛球爱好者，而且是个高手。

“彭院属于技术型的。”牛主任附和说。

彭院长扭头看我一眼说：“你打了几年球？”

我说：“打了好几年，只是没有长进，还请彭院多指导！”

陈护士长对彭院长说：“梁医生不错呀，是医院公认的才子。彭院你不是双打缺了一个拍档嘛，就让梁医生跟你合作，今年比赛双打有可能取得好成绩呀。”

彭院长说：“陈护长介绍的人，应该不错呀。有空可以交流一下。”

陈护士长在彭院长面前推荐我，真让我感激涕零。如果不是她，我几个月前可能被方主任整走——这是我跟她筑围城的收获。她口中常挂着一句“有梁医生在，气氛就不一样”。她现在不喜欢跟方主任打麻将，经常背后说他太虚伪太卑鄙了。彭院长没有直接约我去打球，只是点到即止。

第四章 错失良机(3)

手术快做完时，牛主任问我说：“小梁，前天有个朋友请我吃饭，说他老婆在市场买菜。有男人向她喷了一缕烟，她就被迷魂了，回家拿存折去银行取4万块给了那人。他问我，是否真有这种迷魂药？我说没有，你是怎么看呢？”

“你说得对呀。如果谁发明了这种迷魂药，就有可能获诺贝尔化学奖。以前，也有人问过我。这是被骗后一种挽回面子的谎言。我有个同事曾被人骗了，也用这个谎言掩饰，但骗不了我，最后道出真相。有一天，他在某酒店门口碰到两个人。有一个说认识他，请他喝茶，他就去了。喝茶时，另一个人说，他有一批美金，急着换人民币，打算跟人民币1比1换掉。他还拿出那些美金给我同事看。另一个立即说去银行拿人民币来换。我同事知道美金比人民币贵多了，便去银行取了10万人民币跟他换了。当他兴奋地拎着一箱美金到银行时，才发现一箱美金，除了上面几张是美金，下面是不知名货币。银行工作人员说，是某国家货币，1万元才换1块人民币。他才知道上当了。”

“真是贪便宜，失便宜呀。”牛主任说。

手术结束后，彭院长和牛主任不但把病人抬过车床，还亲自送病人回病房。当我们送病人出手术室门口时，几个珠光宝气的女人走了过来。她们一边问刚清醒的病人手术情况，一边跟在我们后面。

彭院长对一个雍容华贵的中年妇女说：“手术还顺利。”

“彭院辛苦啦。”

“今天，曹总又飞到哪里啦？他总是很忙呀。”

“在香港。他刚才打电话回来了解手术情况。”

当病人被推进电梯时，她从紫皮包里取出几个大利是，抽一个往彭院长口袋里塞。彭院长吓了一跳，后退一步指着电梯顶上的摄像头说，这里不可以给红包啊。那个妇女抬头看了看，望彭院长笑了笑，把红包收回包里。

彭院长的话，似是而非，可进可退。明说不要红包，似乎暗示了电梯有摄像头，不可以给红包，可以在安全的地方给红包。恩明医院规定医务人员不可以收红包，但也有几个老教授倚老卖老，依旧收红包。我曾经收到一个剖宫产的产妇家属500元红包，听说那个家属是在政府部门工作，当晚就还给他，委屈地说我们医生是不收红包的，本想早点还给你，但工作太忙啦。他笑了笑，把钱收回去，另取出一张名片给我。我收下名片，走出病房一看，原来他是恩明镇政府人事科伍德希科长，吓得我舌头都伸了出来。这些人经常接触彭院长，冷不防地可能会在彭院长面前参我一本。

第四章 错失良机(4)

二

晚上，郑平请我吃饭，多谢我一直支持他工作。自从我来到恩明医院，郑平叮嘱我，凡是遇麻醉都开一支杜冷丁，把用剩的另一半给他。我一直弄不明白。我曾经问过他，他说用杜冷丁辅助麻醉比较人性。他说国外阑尾炎的手术都要全麻，不让病人知道手术过程，避免病人产生恐惧心理。

突然，我手机响了，是陌生的手机号码，原来是彭院长约我去宝宁区体育馆打羽毛球。

郑平知彭院长找我打羽毛球，敬我一杯说："祝贺你！彭院找上门啦。是的，你还是少喝点啤酒，免得影响打球。他技术非比寻常，你尽力去打呀。"

我们来到宝宁区体育馆里的羽毛球馆，里面是如罗马万神殿的圆形正殿，四周是观众台，中间是羽毛球场。彭院长正观看宝宁区羽毛球赛的女队比赛，不时为精彩的比赛鼓掌加油。他见我们来，便指了指旁边的座位示意我们坐下来，自己又聚精会神地观看比赛。郑平看到彭院长没带水，走下台买了三瓶脉动。彭院长观看完一场比赛后，看我一眼，独自拿羽毛球拍下去一个球场。

郑平催促我跟上彭院长。彭院长也不说话，当我走到球场便开球跟我练习。彭院长开始拉我后场，我发现他拉的球又高又后，果然是高手。我已经荒废半年了，打反手后场有点吃力，回后场球质量不高。我改回他网前，他步法灵活，迈前一步，球拍轻轻向前一托，球贴网飞过，轻轻落在我这边的网前。我眼睁睁看着球掉下地板，却不能赶到球落地前走到网前。彭院长发现我反手技术不佳，连续打6个后场反手，我开始有点力不从心。他接着不断吊网前，好几个球我都没办法判断，眼睁睁看着球落下。偶然，我能接上一个，但回球质量很差，出现网前高抛球，彭院长笑着吃了我一个"叉烧"。

在连续失利的情况下，我只好把自己的看家本领使出来，打起快攻，凡是对方回我高抛球，我便杀球。可是彭院长并不怕杀球，连杀几个他都接了回来，而且回球质量很高，当杀到第五个时，我感觉右脚被东西拉了一下。我抬脚一看，原来右脚球鞋鞋底脱了一半。这是我唯一的高档运动鞋，平常舍不得穿，这次跟彭院长打球才换上。旁边一些人看了也偷偷笑了起来。我尴尬地抬头看看周围的人的反应，突然看到蔡秋叶的脸，在人群中一闪不见了，只剩下她淡淡的带着鄙视的笑脸在我脑海中浮现。蔡秋叶是妇科研究生，她常用欣赏的目光看我。我暗叫屋漏偏逢连夜雨，本来已经技不如人，还弄出个笑话。彭院长开始笑了起来，但见旁边有人笑，脸刹那黑了起来，也许这让他也觉得丢脸。

第四章 错失良机(5)

他对我说："可能是鞋底胶水不过关，把它撕下来吧。"我把那半掉的鞋底撕了下来，继续跟彭院长练习。打了不到半小时，我已经大汗淋漓，力不从心了。彭院长便叫我去旁边休息。

彭院长又跟场边一位高手比赛。对手不弱，只跟彭院长打了几个回合，就发觉彭院长的攻防无懈可击，开始打起快球。彭院长可能刚跟我打过，年龄又比对手大，开始还不分上下，到最后便力不从心了。结果一局下来，他便输给对方。他笑了笑说，技不如人。我看出他心里是不服输的，况且还有一个蔡秋叶在人群里偷偷观看。我忙拿一瓶脉动给他，然后说："彭院的技术比他高，肯定是故意让他吧。"

彭院长望我一眼笑了笑，那笑容一闪而逝，然后默然地注视着前方。他故意表现出一副不在乎输赢的样子，其实他眼里始终闪现着凝重和不满。

我说："即使输也输在体力上，如果彭院不教我打球，也许有足够的体力打赢他。他只不过刚来，体力充沛，打速度战而已，如果多打两盘，他肯定不成。"

彭院长又笑了笑，突然眼前一亮，指着刚走进球场的3个年轻人对我说："你以后还是跟那几个年轻人打，他们打得不错呀。"

我一听，心仿佛被针刺了一下，彭院长挑明以后不跟我打球了。当那3个人过来跟彭院长打招呼时，他立即把我介绍给他们，叫他们以后多联系我打球。那几个年轻人是宝宁区南大医院的医生，经常来这里打球，见我是彭院长带来的人，邀请我与他们双打。彭院长休息一会儿，继续跟刚才那位高手比赛。我想起彭院长刚才骤然的冷漠，既无心情去打球，也不想关心他打球的输赢了。

过了一个小时，彭院长说要走了。我和郑平便跟着他离开羽毛球馆。从他的脸色看出来，他今晚遇到高手连输几场，心里有点不服气。我顿时有一种伴君如伴虎的感觉，便对彭院长说："宝宁体育馆真

是卧虎藏龙之地呀！”彭院长笑了笑，默默走在前面。我感觉到一股冷漠从他眉间的川字里透了出来，寒气逼人。我不敢再说什么，默默跟着他走出体育馆。他出了球馆对我们说：“你们先走吧。”说完也不看我们，独自走向他的车。我知道他还在等蔡秋叶，可能今天他在蔡秋叶面前输得一塌糊涂，觉得很丢脸。郑平上车跟我说：“彭院技术高你一筹。我看他不怎么走，就把你打得东奔西跑！以后多跟他学习。”

我沮丧地说：“还有以后吗？这是第一次，也可能最后一次。”

郑平说：“你只是半年没打，才打不过他。那并不代表你水平比他差！如果你经常练习，我相信你一定能打过他，起码你比他年轻呀。体力可以弥补技术上的不足呀。”

我回他一个苦笑，想起彭院长打电话时的热情跟现在的冷漠，一下子很难接受这种落差。我垂头丧气地开车回去。

郑平看出我的失落，瞟我一眼说：“想拍彭院的马屁是很难呀，他那么高傲，哪容得我们一般人呀，还是前院长的屁股容易拍，方主任给他20万元就把职工买回来了。哦，你可以追林小惠和胡素婉，她们是职工护士，跟她们结婚就可以转职工呀！”

我瞟郑平一眼，回一个苦笑。

第五章 人流术间（1）

一

2月4日清晨，我敲开了“男士免进”的人流室大门，一个戴着帽子口罩的年轻护士拉开一条门缝，眼睛一亮，低头瞥一眼我的胸章说，麻醉师来啦，请进吧。我走进去，她也不跟我打招呼，风一般的去帮芳姑给病人打针。当我感叹她纤细的腰、匀称身材时，芳姑对我说：“看着美女眼睛都不眨一下！这是我科新来的美女罗伊妮。丁姨很快退休了，所以上面领导派她来帮忙。”

“我看她似曾相识，却又似是而非，所以才‘乱花渐欲迷人眼’。”

芳姑指着我对伊妮说：“这是医院新来的才子梁石格。有他在，就不会闷！”

芳姑4年前跟老公从湖北荆州来到恩明医院。她老公是肝胆外科医生，花了2年时间终于调进了医院，儿子也转学到恩明公学读书。可惜她老公在一次给一个丙肝病人做肝脏手术时，不小心被带着患者的血的针扎中手指，得了丙型肝炎死了。芳姑成了可怜的寡妇。她曾经多次找院长要求把她调进医院都没被同意。院长说每年只有几个调动名额，医院还有好几个副主任医师没有调进来。

“这是我的职业病。”我对伊妮说。

“这是职业病呢？”

“因为我的工作是麻醉别人的肉体痛苦，生活嘛也就麻醉别人精神痛苦。这是潜移默化的原因。我的人生可用‘四麻’概括。”

“哪四麻呀？”

“麻醉，麻辣，麻将，麻木。”

伊妮听了咯咯地笑起来，腰都笑弯了。

芳姑说：“伊妮是来接丁姨的班呀，丁姨过几年就退休啦。”

伊妮跺脚说：“芳姑，你……”

芳姑说：“是真的嘛。人流室肯定要交给一个职工护士管理，不会交到我这个聘用工的手呀。”

听到她的话，我兴奋起来。因为芳姑无意中提及“伊妮是职工”，医院的职工护士很少，但不知道戴着口罩、帽子的罗伊妮相貌如何。

我对伊妮说：“为什么你总是跺脚呢？你再跺下去，楼下的外科医生就拿着手术刀上来找你啦。”

“脚累嘛。”

“干吗累呢？”

“昨天我学开车，所以脚很累呀。那车是手动的，很难开呀，那档杆重得像树干一样，离合紧得像踩水泥板，用尽力都踩不动。”

芳姑说：“学会开车后，用宝马拉我去深圳市区逛街啦。”

伊妮说：“哪有宝马开呢！我爸爸说，如果不帮我搞进医院，他可以买一辆凯美瑞给我了。我要他给我买一辆QQ算了。他说那车不安全，打算买辆十来万的给我开，问我喜欢什么车。车的东西我哪里懂，好看就成啦。”

芳姑说：“你叔叔在恩明镇办公室当领导，还要花钱吗？”

伊妮沉默一会儿，说：“没花钱，只是听我爸爸随便说的，他说如果让我进医院做聘用工，他会很没面子呀。他就是爱面子，一直不让我做护士。”

一辆凯美瑞将近30万元，我不禁伸了伸舌头，什么时候我才赚够这个数目呢？据郑平说，即使职称高也要花很多关系钱，而且近年又涨价了。

突然，我听到有人叫“梁医生”，那声音很甜很亲切。我扭头看见研究生蔡秋叶进来了。今天，轮到她值人流班。妇科医生都不喜欢人流班，因为人流手术多，风险高，工作繁琐，而且还是“杀人”工作。

我刚来恩明医院时，也曾经考虑过蔡秋叶。一来她长得漂亮，学历高；二来她是职工。我最终放弃，因为郑平告诉我，她是彭院长的情人。他说，蔡秋叶去年随着彭院长来时调进来的。蔡医生的行李是

彭院长帮她搬的。很快，关于她和彭院长的流言蜚语弥漫了整个医院。郑平对我说，做人要有骨气，即使当聘用工也不能要那种女人，否则一辈子也抬不起头。

据芳姑说，蔡秋叶初来时是个活泼的女孩，渐渐变得沉默寡言了，最后变成现在这个样子。董主任同情她，叫她去考博士。她每天把自己关在房间里读书。芳姑后来对我说，蔡医生是那种拾到黄金也不笑的人，你来了之后，我终于看到蔡医生笑啦。我开始也不知道她对我有好感，直到郑平对我说，你给蔡医生灌了什么迷药？他一见到我就叫“梁医生”，连我的姓都改啦。

第五章 人流术间（2）

蔡秋叶一边准备人流手术，一边叫我麻醉病人。

“护士，病人在躁动呀，你快按住她的腿呀。”蔡秋叶视线跟着跑过来的伊妮又说，“医生做手术，护士一定要在旁协助呀。你是新来的吗？”

“不好意思，我今天来的。”伊妮怯怯地说。

病人的双前臂戴着一副袖套，可能刚从工厂出来。麻药进了她血管，她突然烦躁起来。她双手如剪刀一样快速舞动，架在床托上的双腿也跟着节奏动。这种躁动有多种原因：寒颤、麻醉深度过浅、癔病、平时习惯动作等。对付这种躁动，最好加深麻醉深度。我一只手抓住她的手，另一只手把5毫升麻药推进她的血管。

她立即平静下来，眼睛依旧睁得大大的、白白的，如鱼塘里的死鱼眼。伊妮用手把她眼皮拉下却又弹上去。伊妮说，怎么拉不下来呢？样子太恐怖啦。手术两分钟做完。过了十分钟，伊妮叫她说：“兰美玲，醒醒！”

女孩依旧睡熟着。伊妮问我说：“梁医生，她还不醒，怎么办呢？”

“用手掐一下她的手臂，她就会醒啦。”

伊妮用手掐一下她的手臂。

“哎哟——”女孩立即睁大眼睛骂伊妮说，“神经病，掐痛我！”

伊妮吓了一跳，后退一步说：“原来你已经醒啦，我叫你，怎么不理我呢？”

女孩说：“你叫我吗？你刚才好像叫兰美玲呀。”

“你不是叫兰美玲吗？病历是这样写呀。”伊妮惊诧地说。

突然，那女孩红着脸说：“是的，我是叫兰美玲，哦，我忘记了……”

我和芳姑、蔡秋叶大笑起来。伊妮却感到莫明其妙。一般来医院行人流手术的女孩，十有八九用的是假名。有的女孩用了假名，麻醉后却忘了。

我见她清醒，问她说："你干啥工作呀？"

"剪皮革呀。"

"每天剪多长时间？"

"12个小时。"

"不止吧。"

她诧异地看着我。我说："你刚才还在梦中剪呀！"

她笑了笑，憨厚地说："我刚才发梦上班哩。"大家都笑了。

突然，芳姑对我说："梁医生，听说今年医院给一批聘用工转职工，你想办法创造条件呀。机会不多，不要轻易放走一个。"

"我刚来，哪懂这些呀。听郑平说，需要工作三年以上，副高职称才可以。"

"条件可以创造呀，你科的方主任刚来就有机会考职工哩。可是，他运气不太好，考了三次都考不过，后来以学科带头人身份转为职工。听说他花了不少钱呀。还有，内科郑森医生还是执业医师，却也有机会考。不过现在彭院长上台正规多了。以前很多人莫明其妙被调进来，很黑暗哩。"

"已经发了文件吗？"

"内部消息！好像是今年六月份吧。"

蔡秋叶说："我却听人说，是四月份呀。"

我顿时明白，芳姑抛砖引玉，故意让蔡秋叶说出具体时间。因为蔡秋叶是彭院长的情人，当然比我们更清楚医院的内幕。

芳姑对我说："你找彭院看看呀。"

"听说彭院是一个学院派院长，不随便收别人的礼物呀。我与他非亲非故，人家怎肯见我呢！"

“是的。彭院是学院派院长，有学历，有技术，有能力，又英俊潇洒。他刚来时，我还以为他三十多岁，原来四十多岁呀。保养得真好！可能与常打羽毛球有关。”芳姑又对我说，“梁医生，你会不会打羽毛球呀，有空跟他多学习。他是去年宝宁区卫生系统比赛的男单亚军呀。”

第五章 人流术间（3）

我想起那晚打羽毛球惨败给彭院长，心里酸溜溜的，瞟一眼芳姑，摇了摇头。

“你找一个职工护士结婚，也可以转职工啦。我们医院的职工护士虽然少，但多是家里有钱的女孩子，你要努力才成。”她又说。

“哪敢有非分之想呢。”我顿时明白，她要我追伊妮。虽然，伊妮身材一流，但戴着口罩和帽子，不知容貌又是几流？

二

正当我胡思乱想时，董主任又来找我说：“梁医生，检验科的欧阳氓找你。”

我走出人流室，看到一个三十多岁的男人站在门口。他长着国字脸，整齐的头发涂了光亮的发油，双眼角眉毛有点向上挑，给人一种不可一世的感觉。他见我便说：“你是新来的梁医生吗？我有一个朋友的女朋友不小心中招啦，要动人流手术，请你来麻醉……”

董主任插嘴说：“这个女孩子前几天感冒了。今天好了，但鼻子有点塞。你看能不能给她打麻醉，反正都很快，就那么几分钟。”

我为难地说：“感冒是静脉麻的禁忌症呀，过几天感冒好啦再来做吧。”

欧阳氓说：“她今天休息，工厂一个月才有一天假哩。她感冒都好啦，就那么一点鼻塞嘛，怕什么呢？”

我说：“我请示一下我科主任吧，如果他同意，我就给他麻醉吧。”

欧阳氓说：“我来打电话给方主任。”

他说完不满地拿起手机拨通方主任的手机，然后把情况向他说一遍，并强烈要求方主任给那女孩麻醉。他说服方主任，又把手机递给我说，方主任要你听电话。我接过电话，听到方主任说：“梁医生呀，欧阳氓是检验科的职工，病人只有一点鼻塞，我以前也麻醉呀。不

过，你看着办吧。”他说完便挂了电话。但他那句“你看着办吧”不停在我脑子里旋转。

欧阳氓双目露着寒光盯着我的脸等我决定，见我还在犹豫便说：“梁医生，方主任都同意啦。有什么可怕！别的医生都不怕，真不明白医院的聘用工都是那么胆小怕事！不要犹豫啦，我科还有事等着我办呢。”

我见他那一副极度不满的样子，便痛下心说：“那……那麻醉吧。”

“梁医生技术高，我相信你。”他然后对那女孩子说，“不用怕，几分钟完啦，不痛的。麻醉了还发美梦哩。你这几天不是睡不好吗？打一针就睡啦。乖，快跟董主任进去。”

他说完便摇着那不可一世的架子走了，只剩下他那句“真不明白医院的聘用工都是那么胆小怕事”在我耳边旋转。我对着欧阳氓的背影心里骂一句“一个检验师也那么嚣张”。那个女孩很神气地跟着董主任走进人流室，而我无可奈何跟着她屁股走，有点像狗一样。

我小心翼翼地查看她的心电图，发现有“偶发性室性早搏”。通常对“偶发性室性早搏”的病人都不做静脉麻醉，这是因为广东几乎每年都有女人死于无痛人流手术。去年邻镇沙福镇医院就有一女孩动人流手术死于麻醉意外。虽然，医生把病人术前检查和签字都做好了，按新的医疗事故处理条例去度量应该是意外，但病人家属每天带一帮人到医院闹事。医院只好赔钱息事宁人。据有关专家调查，死亡意外原因排第一位的是误吸，所以感冒是静脉麻醉禁忌症；排第二的是心脏猝死，所以有心律失常的病人要慎重。眼前的女孩两方面的风险都有，可还是被欧阳氓逼着做静脉全麻。

董主任是个聘用工，她是外省一间三甲医院退休的副主任医师。恩明医院有个政策，副高职称基本工资3000元，下一级的主治只有1600元，比低一级的执业医师才多200元。可是，在医院里既能干又最多就是主治这个群体，拿的工资却比副高少很多，所以在医院里，牢

骚最多的是我们这群主治医生。那些副高职称的人就乐意待在这里。董主任不敢得罪欧阳氓，却把皮球踢给我。我只有打掉牙齿带血往肚子吞。这女孩狐假虎威，傲慢地脱下裤子睡上床，很自然地叉开双腿，把脚放在脚托上。看她一系列熟练动作，我想这女孩很可能做过人流。当伊妮去给她打吊针时，她对董主任说："我要丁姨给我打针，不要实习生给我打。"

"她不是实习生，丁姨今天休息。"董主任又扭头对芳姑说，"芳姑，你给她打吧。她是欧阳氓带来的。"

第五章 人流术间（4）

芳姑有点不满地说：“欧阳氓……我来打吧。”

女孩的血管不清晰，结果芳姑刚扎下去，很快便鼓了，扎了第二针才成功。那个女孩白眼对着芳姑。芳姑假装看不见。我心里有点紧张，慢慢地把麻醉药推进她静脉里，让她平稳地睡进去，免得引起心率、血压波动。她慢慢睡了进去，但眼睛还是半睁开的，白白的如鱼塘的死鱼眼。伊妮对我说：“今天几个病人睁着眼睛睡呢，真吓人呀！梁医生，为什么这样？”

我说：“我也不知道今天是什么日子，个个都在造反！”大家都笑了。

伊妮问芳姑说：“欧阳氓是什么人，连她带的人都那么无礼！”

芳姑说：“全医院出了名的色狼。经常带女孩子来做人流的，而且很多都是十六、七岁的女孩子。他经常跑来人流室乱指挥，总是逼丁姨给他带来的女孩子插队做人流，来最后要想做第一。大家都很讨厌他！”

手术3分钟完成了，病人没出现意外。由于人流病人是由门诊医生收进来，所以做人流的病人总是断断续续。我见她生命体征没异常，趁没有新的病人，便回手术室喝冰水，压压肚里的怒火。我带着一肚气回到手术，想起欧阳氓盛气凌人的场面，连水都喝不进去。突然，手术室的内线电话响了，接电话的护士对我说：“梁医生，人流室有个病人鼻子塞得很厉害，不能呼吸，叫你快去看！”我听了，吓得心都跳了出来。我向人流室跑去，从9楼跑到3楼。我一边走一边想被欧阳氓害惨啦。当我冲进人流室，只见欧阳氓带来的那个女孩子在急促地喘气，嘴巴像金鱼嘴般一张一合，全身颤抖。医生、护士都围着她。我挤进人群问她说：“鼻子全塞啦。”她向我点点头，急促地呼吸着。

我对芳姑说：“这里有没有麻黄滴鼻水？滴几滴鼻子就通啦。”

芳姑说：“没有呀。开处方去门诊药房拿一支，不过太慢啦。伊妮你去五官科借一支吧。等欧阳氓还给五官科吧！”

突然，我想到升压药麻黄素可以收缩血管，便从抢救车上取了一支，给她鼻孔各滴两滴，两个鼻孔立即通了。她向我投出了感激的目光。我也长长吐了一口气。这时，我才发现我全身被汗水湿透，连外面的白大褂都印出了汗印。

我感觉闷热，便跑出人流室外的清洁间拉开口罩帽子喘喘气，顺便洗洗脸。当我洗完脸抬头对镜子整理头发时，我看见镜子里有一张似曾相识的苹果脸。从她的眼睛和身材我辨别出她是伊妮。她也看着镜子里的我。我猛然想起，她是今早在饭堂买蒸面包时碰到的女孩子。我立即转过身对她说：“原来是你……”

她也用手指指着我说：“原来是你！”

“多谢你今早让我插队打早餐呀，否则我迟到啦。”

她一边洗手一边说：“迟到一会儿没事吧。”

“恐怕有人要打雷下雨，而我就成了落汤鸡啦。”

“不会吧。”她吓得伸了伸舌头说，“我要去帮芳姑收拾垃圾啦。”

看着她闪出去的倩影，我愣了一下，忽然听到流水哗啦啦地响，才发觉自己忘记了关水龙头。

第六章 危机四伏（1）

一

当医生最烦最累的是值夜班，常常通宵手术，第二天又因过度疲劳而失眠。这种疲劳有时睡两天也补不回来，整天睡意朦胧、病恹恹的。

我来恩明后，对夜班有点吃不消的感觉。深圳夜生活很丰富，特别周五、周六被称为黑色日子。每当夜幕光临，街道五光十色，酒吧灯红酒绿；十一点夜生活拉开帷幕，在酒精作用下，车祸、黑帮仇杀等危机就会滋长。凌晨1点，这些伤者就被送到医院，然后通宵手术抢救。这些伤者病情往往特别重，特别黑帮仇杀技巧很高，把病人砍得很重，但不砍死——毕竟砍死人性质严重。伤者多是胸腹贯通伤，医生给伤者补肺切脾修肝。让我惊心动魄的是输血问题，恩明医院是镇医院，没有血库，要到宝宁区血站取血，路途来回，加上配血也要两三个小时。常常手术结束了，血才送来手术室。对于给失血性休克病人的麻醉，我如踩钢丝，既要保证病人血压正常，又要维持足够的麻醉深度，让手术顺利进行——这是一种控制病情的麻醉艺术。

今天是周一，我值夜班，十点钟便睡觉了。躺在床上，我脑海不断浮现汹涌澎湃的医闹场面。中午，医院派我去社区服务站待命，因为早上有一个47岁的官阑村村民到服务站打了一支退烧针，突然猝死在家中。村民纷纷说是服务站打错针了，包围服务站。医生和护士反锁在里面，向医院求救。村民把服务站的门窗打烂了，打伤值班医生，抢走了病人登记本。派出所民警全部出动，才控制了场面。镇政府领导为免冲突中有人受伤，便叫医院派医生来待命。

凌晨4点，值班护士李雪婷敲响我的门，隔着门对我说，腹外科来手术了，病人已经送来。这是一个61岁的老大娘，术前诊断胆管梗阻，由于病人饱胃，我怕全麻误吸，便给她行硬外麻。我试了麻醉平

面满意，便叫小李通知医生来动手术。过一会，彭院长和牛主任进来了。

牛主任跟在彭院长后面说：“死者家属要求赔30万，太过分了！干脆一分钱也不给他们，反正我们没有犯错。病人上午九点打针，中午十二点才在家里猝死，与医院有什么关系呢？现在医闹太猖狂了，动不动就包围医院，威胁医务人员，打医务人员。”

“问题我们也有漏洞呀！新来的王医生的执业证还没变更注册，最麻烦的是病人登记表被他们抢走了。他们就捉住这一点，我们够呛了！”彭院长说。

“那个王医生来了一年多，现在还不变更注册，干脆把他开除算了。”

“他是前任院长招的人。我刚来恩明医院，准备整顿没注册的人，但要处理的事太多，还来不及整顿就出事了。”

彭院长看一眼病人，给她简单检查一下腹部，然后用疑惑的语气问我说：“不是麻醉好了吗？现在还没插管！”

插管意思是在全麻后从病人口腔插入一条导管进气管里，用麻醉机呼吸，通常插管指全麻。彭院长以为我会给病人进行全麻，但我选择了硬外麻。硬外麻是属于局部麻醉，只麻醉手术所需要的腹部，当然比不上全麻的麻醉效果满意。

第六章 危机四伏（2）

“病人饱胃，我怕全麻反流，所以行硬外麻。”我说。

彭院长沉默了。彭院长不会骂人，只会用沉默表示不满，让别人自己去领悟。

在基层医院，选择麻醉方式是麻醉师与手术医生最常见的碰撞。例如上腹手术，有的手术医生认为硬外麻就可以，有的坚持用全麻。按原则，麻醉方式应该由麻醉师选择。可是，往往麻醉师选择的麻醉方式与手术医生不同时，结果就会引起碰撞。许多道行不深的手术医生遇到手术不顺时，便埋怨麻醉效果不好导致手术困难。彭院长从来没有为麻醉方式异议，今晚突然对我麻醉有意见，可能因为今天医院社区出了一宗医疗纠纷心情不太好。

彭院长说：“怎么不行全麻？硬外麻下行肝胆手术容易发生胆心反射，引起心跳骤停呀。我以前医院碰到一个手术病人发生胆心反射，心跳骤停，抢救好久才抢救回来，最后变成植物人啦。你知道医院赔了多少钱？赔了两百万呀。”

牛主任说：“医院最怕就是植物人，不死不活，每天消耗医药费。如果家属不放弃治疗，两三年都不死。还不如干脆让他死掉，大不了赔几十万。”

彭院长说：“也不能这样呀，我们还是坚持原则。我经常在急诊科说，一定要‘先救人，后催钱’，以免出事。前月，隔壁医院被媒体披露了一个没及时抢救而导致的医疗事故，院长被撤职了。现在做院长不容易，既要为医院利益着想，又要为病人着想，还要防止医闹！”

牛主任说：“小梁，在你原医院，这种手术都是行硬外麻吗？”

我说：“看情况，这病人一直在呕吐呀。如果你们一定要全麻，我就改全麻吧。但我已经给足硬外麻药了，而且打的是双管，平面足够广。如果怕牵拉，术中我给她用一剂防牵拉的氛氟合剂。”

牛主任按压一下病人上腹部，瞟一眼彭院长说：“还可以，很松。”

彭院长默不作声，转身去洗手，准备上台动手术了。

自从彭院长见我球技泛泛，再也没叫我去练球。平时见他，我热情跟他打招呼，但他却冷若冰霜，让人退避三舍。郑平告诉我，彭院长是医学博士，又是深圳市联大医院来的高级医生，比较清高，一般人难以接近他的。

彭院长默默动手术，我却非常紧张，密切监察着病人。老年人高位硬外麻最容易低血压，既要麻醉好，又要血压稳定，还真不容易。当彭院长为病人分离胆囊时，病人心率往下跌，从85次/分跌到61次/分时，心率才稳定下来。我吓得汗都冒出来，万一心率跌破55次/分，我立即叫彭院长停止手术。那时，彭院长一定怪我不给病人改全麻了。胆囊、胆管与周围组织粘连很严重，彭院长小心翼翼分离。突然，一阵手机铃声响了，把聚精会神的我吓了一跳。我扭头一望，原来是彭院长的手机响了。我慌忙拿过去给彭院长，无意中我发现手机来电显示“小蔡”。

彭院长瞟一眼手机来电显示说，接吧。

彭院长对电话那头说：“我正给病人动手术，有事等我下台再说！”

那边马上挂了电话。我仔细想，这个“小蔡”是谁呢？突然，我想到妇科研究生蔡秋叶。据郑平说，她是彭院长的情人。这么晚，蔡秋叶打电话给彭院长干吗？从彭院长黑青的脸色和愠怒的眼神看，他今晚心情极差。

手术持续到清晨8点，胆管通畅了，胆囊也切除，手术也快结束了。方主任知道彭院长在手术，也进来接我的班，趁机讨好他。我庆幸病人安全无恙，说声谢天谢地，回宿舍休息了。

第六章 危机四伏（3）

我刚回宿舍，郑平打电话告诉我，胆管梗阻手术的病人发生了呕吐，导致误吸，叫我快回手术室抢救。他又担忧地说，彭院长发火了，方主任把所有的责任都推到你身上。方主任说这病人如果全麻，就不会发生误吸了。

我吓了一跳，因为我的试用期还没过，万一出事会被炒鱿鱼。我匆匆回来手术室。消化科伍主任正用支纤镜给病人检查气管是否有呕吐物。彭院长和牛主任站在旁边，一脸慌张。一会儿，伍主任拔出支纤镜对彭院长说："没找到东西，只有一些液体，呼吸还可以，回去加强抗感染治疗吧。"

方主任一见我来，便指着我说："梁医生，你来啦！这个病人为何胃管引流袋的开关没开呢？如果开了，胃液就不会倒流，不会误吸啦！还有，这种病人该全麻呀！你怎么不全麻呢？全麻才是最安全的麻醉呀。"

彭院长也默默盯着我。

牛主任对我说："小梁，你刚来的，要入乡随俗，病人该做全麻就全麻，你看，病人还做了术后镇痛。这病人没钱呀，还增加她负担！"

我看一眼病人头边的术后镇痛泵，不敢说话。这个术后镇痛泵不是我安装的，是方主任安装的。方主任很势利，看到有点好处便去抢，更何况术后镇痛有100元回扣。此刻，方主任用眼睛瞪着我说话，叫我不要作声。如果我说出是方主任安装的，肯定得罪他。他正办调动手续，万一发生医疗事故，可能他这个"职工"就泡汤了。我只好低头，成了一只沉默的羔羊。

突然，陈护士长大声说："术后镇痛泵不是梁医生安装的，是方主任装的。别看人家是新来，把责任推给人家！还有，小梁虽然行的是硬外麻，但人家走时，病人也没有出现反流呀，病人好好的，手术也快结束啦。对于胃管开关没打开，那胃管是新进的货，我都不知道有

一个开关呀。我想方主任你也不知道呀。如果知道，你来接班就把开关开了！”

戴口罩的方主任整个人震了一下，耳根顿时渗出一片酒红色。他避开彭院长和牛主任的目光，望着陈护士长缓缓地说：“是的，我也不知道这有开关呀。”

牛主任说：“你不知道，但也要看一下引流袋有没有东西呀！如果胃液没有，说明胃管可能堵塞啦。”

方主任默不作声。陈护士长说：“病房也有责任，手术室也有，大家都有！”

彭院长说：“陈护长说得对。病房进了新的引流器要通知大家，让大家学用呀。不过，手术室观察病人也要加强。幸好病人没有出现呼吸道梗阻，否则又有医疗纠纷啦。大家都知道，昨天官阑社区被村民包围了，打伤值班医生。现在要注意医疗安全呀。我经常开会说，既要操作好，还要病历写得好。打官司是以病历为依据呀！病人送回病房，把泰能用上吧，防止肺部感染。”

我们把病人送回病房。我回到宿舍躺上床上失眠了，望天花板发呆起来。

这件事后，我无意得罪了方主任。腹外科牛主任对我也变得越来越冷漠。更让我失落的是彭院长对我的态度，如同陌路人。

第六章 危机四伏（4）

二

过了一个星期，下夜班的我刚回到宿舍，郑平打电话叫我回手术室。他说方主任在发火。我匆匆回手术室，还没进小会议室，听到方主任的怒骂，中间夹杂着郑平的声音。我一进去发现全手术室的医生护士都在里面，很多没椅子坐的都站在旁边，如一只只被雨淋过的小鸟。我发现所有的目光聚在我身上。从他们的目光里，我读出一丝不祥。郑平旁边空了一张椅子，他向我示意。我如在法庭里受审的犯人坐下，方主任大声对我说："梁医生，你昨晚用了几支杜冷丁？"

"我没用杜冷丁。"

方主任审犯人般地问道："没用杜冷丁？为什么前天我刚拿出来的10支杜冷丁全没啦，只剩下安瓿。你说没用，那究竟哪里去了？"

杜冷丁是阿片类药，是跟黑市里的海洛因等毒品同一类。曾经有医院的麻醉师偷偷卖给外面的吸毒者。近年，国家加强了管理，用过的药要开处方，还要身份证码，用完的药瓶还要归还药房，统一上交管理部门，预防杜冷丁流出医院。

"你可以查我的麻醉记录单呀，昨晚两台手术，一台剖宫产手术，一台开颅手术。还有手术收费单呀，上面记录我用过的药呀。"

郑平拿出我昨晚的麻醉记录单，递给方主任看。

方主任说："如果没有，那10支杜冷丁哪里去呢？它是锁在办公桌里，只有我们麻醉师才有钥匙。梁医生你要老实说，不正当用杜冷丁是违法的。还有，你昨晚送病人时忘记了拿回简易呼吸器，我科只剩下它一个啦。如果掉了，要其他科抢救病人，我们到哪里找？死了人怎么办？"

"我昨晚也没有用过简易呼吸器呀，也许以前别人用了忘记拿呀。"

方主任说："一定是你昨晚送全麻的病人回去时忘记带它。"

“我送全麻的病人从不带它。你不相信，我也没办法！”

陈护士长忍不住插嘴说：“方主任，梁医生有没有拿简单呼吸器送病人，可以查昨晚电梯里的闭路电视呀。如果没有，那你不是冤枉好人了！”

她说完拿起内线电话打到保安监视室，叫保安把凌晨3点送病人的录像拷一份送到手术室来。那个保安很快送了上来，陈护士长放在电脑里让大家看。大家很清楚看到我送病人时，是没有带简易呼吸器。

陈护士长马上对方主任说：“你整个早上都在说梁医生的不是！现在，你也看到人家是清白的呀。梁医生刚来不久，很多事情不了解，如果做得不好，我们做领导的应该多引导，而不应该无端去责骂他。杜冷丁的事，出了问题也是你管理不到位，能怪谁？医院上面的领导和下面的手术医生都对梁医生评价很高，要我们去培养他。我们可能在这方面做得还不够，希望以后大家都互相监督，把工作做好，但注意团结，不要搞矛盾。”

方主任听了脸都涨红了，憋得他全身肿胀，如雨后的癞蛤蟆一样。

虽然，陈护士长一再护着我，但我对方主任的为难还是心有余悸。我说：“多谢方主任关心，请你放心。一个人在外面打工很不容易，日后还请方主任多多关照。我会认真跟你学习，把工作做好，为麻醉科添砖加瓦。”

方主任怕陈护士长为难他，宣布解散会议。会议结束后，方主任对我们麻醉师说：“日后逢用杜冷丁，要补多一支处方，把10支杜冷丁补回去。我快回吉林了，日后大家注意工作，千万别出错。如果出错，谁也帮不了你们呀。”

我猜不透方主任故意整我，还是真的失窃了10支杜冷丁？

第六章 危机四伏（5）

三

天色灰青，山影如墨。

李雪婷穿上运动服、登山鞋，还绑了一条马尾，像小燕子般在我身边呢喃。最近，方主任对我捕风捉影，想把我挤离恩明医院，她和陈护士长不断支持我。如果没有她们，我可能已离开深圳了。她知道我最近工作不顺，心情不佳，特约我登山，希望我直面困难，知难而上。

经过纯阳观时，李雪婷拉我进去烧香。我刚要踏进纯阳观，抬头看到一横联：庆祝元旦，国泰民安，心想事成，生意兴隆，官运亨通。我觉得“官运亨通”四个字很刺眼，跟一般佛门道观劝人向善、众生平等殊不相同，庸俗贪痴。我想止步，李雪婷却拉了拉我的手说：“陈护长说方主任变了，动不动找借口批评你。你要小心呀，要挺着呀！”

“他的话我从不放心上。”

“但防人之心不可无呀。你女朋友做什么工作呢？”

“暂时没有。”我笑了笑。

“你那么英俊潇洒，不会吧。黄露是我的中专同学，毕业我们同来恩明医院。她嫁给电脑室的小王。她跟我说，她并不喜欢他，因为他是个职工，所以嫁了。你说，现在的人是不是都那么现实呢？你会不会这样呢？”

李雪婷的话击中我的要害，让我心痛窒息。我真不知道如何回答她，说：“佛认为人的痛苦来自于欲望，所以劝人不要执著，一切随缘。”

“呵呵，你还没回答我。你会不会这样？”

“佛祖认为佛理是拈花微笑，一切只可意会不可言传呀。”

“那你也是这样啦？”

“我不知道。这问题交给黄大仙来定吧。你敢说明天一定怎样吗？人在江湖身不由己，我以前不打麻将，来这里成了出色的炮手；不喝酒，来这里成了酒鬼。我发现越来越不能控制自己了。干脆出家算了，了断凡尘。”

“你出家？只怕人在山上，心在山下，世间又多了一个情僧苏曼殊啦。”

“你怎么知道苏曼殊呢？”

“我家住惠州西湖边，苏曼殊是在那里出家的。关于他的传说很多呀，我爷爷说他一生可用他的一首诗概括：契阔死生君莫问，行云流水一孤僧。无端狂笑无端哭，纵有欢肠已似冰。”

“是呀，做了和尚还喝花酒，真是冰火两重天。还不如李叔同，去当一个真正的和尚，连老婆都不见，一天只吃一顿饭，过了中午就不吃。”我想，如果让我现在去当和尚，估计跟苏曼殊也差不多，断不了红尘呀。

第六章 危机四伏（6）

“嗯。你还没有回答我的问题呀。”

“我说让黄大仙回答，进去我抽个签，让师傅来解答吧。”

“也好。”

李雪婷拉着我去烧香拜仙。殿里很多开光香摆在旁边，都明码标价。有的如手腕粗的香上面写着“开光香，每支1000元”，令人咋舌。

李雪婷花10元钱买了一束小香，点燃插进香炉，拉我去排队拜黄大仙。排在我们前面的是一对男女，男的30左右，长相如武大郎，光头、大鼻、八字脸，满脸青痘痕，凹凸不平。女的比男高半个头，如天仙般漂亮，20岁左右，小鸟依人般可爱。那女孩子一边拜黄大仙一边偷笑，倒是武大郎十分虔诚，庄严肃穆，每一拜都头着地，恨不得整个人投进了黄大仙怀里。武大郎叩完头，抽了一支签，拿到旁边换签文，眼睛一亮，笑着拿给女孩看。突然，黄大仙后面走出一中年道长，满脸笑容说，施主印堂带金，最近可能还有喜事，请进来解签吧。那美女便跟他进去，武大郎跟着跑，身上发出一串钥匙碰撞声。我寻声一看，有一条长长的镶着宝马标记的车匙。

轮到我们拜了，黄大仙含笑慈祥，仿佛看透人间，看透我的心，我感觉脸有点发烫。因为李雪婷诚心诚意拜仙，而我心存杂念。视野余光中的李雪婷，端正跪拜，如一朵莲花风中摇摆。

抽签箱写着10元一签，我去摇了一签，是32签。我给10元旁边小道士，拿签文一看，是下下签。我全身一震，细看签文：深秋寒冬花也凋，春夏捞银水中月。欲得梅花二度开，菩提树下洒金露。我暗叫坏，春夏求财财不来，秋冬求花花不开，连年不利，最后一句是不是要我在菩提树下思过呢？我拿给李雪婷一看，她安慰说，只是娱乐而已，还是回去吧。

“施主请留步。”里面走出一个胖道士客气地说。那道长衣冠华丽，帽子高耸。他对我客气地说，施主，请到里面解签。我有点诧

异，看了一眼雪婷。雪婷用眼神说“好吧”。我俩便跟他进去。这道长是肥头大耳的中年人，留着长胡子，右眉上有一颗大黑痣。

他带我们进一个静室，坐下来看我的签说：“施主印堂发黑。”

“我昨晚上夜班，休息不好。”

“但抽了下下签你如何解释呢？施主，不是抽了下下签就不能改变运气。我这里有几个转运符，你买一个就能转运呀。”

他说完拉开抽屉，拿出一个画了朱砂的金纸符，有手掌那么大。

“要多少钱？”

“500元。”

“太贵啦。不要。”

“这符不贵，你知道吗。我有一个师弟在美国开了一家转运馆，克林顿性丑闻时差点丢了总统宝座，有一个议员建议克林顿找我师弟转转运。我师弟就卖了这种符给他，他挂在胸前，保住了总统宝座……”

这家伙真会吹，稍看新闻的人都知道克林顿夫妇，因为性丑闻打官司，背了一屁股债，这个家伙却把律师的功劳捞到他身上来了。

“不买这个，可以买便宜一点的。”他拉开抽屉，里面都是转运符。

第六章 危机四伏（7）

“那个最小多少钱？”我指着那个小如拇指的说。

“200元。”

“有没有100元的？”

“有。”他说完用黄纸叠了一个如千纸鹤的护身符，递给我。

我不要也不成，拿出钱包抽了一张100元给他。他放在抽屉说，把这个转运符塞进钱包里，只有随身带才会灵。我把它塞进钱包，准备走。胖道长拉着我衣袖说，你再翻一翻运程册，看是不是已经转运啦。他从抽屉抽出一个小如半个巴掌大的运程册。我拿了一翻，上面写着“龙腾虎跃”。其实，我翻时已经发现页纸间有的页被胶水黏着的感觉，可能那是运气不好的页面。他又拿给李雪婷翻，竟然翻出“升官发财”。胖道长笑了笑说，运转了啦，把你们生辰八字拿来，好好为你们算一算。他对我说：“你呀，人太善良啦，不适合官场，也不适合从商，你跟女朋友可能明年国庆结婚，到时来烧香拜黄大仙，赐个儿子。”

胖道长说完，便要我买一支宝香。那香齐膝高，说是烧了保平安生财。他怕我讲价，对我说，一口价500元。我本想不买，但看他凶巴巴的样子，只好买了。上当受骗的我，匆匆拉着李雪婷失魂落魄走出去，然后交给小道长点上，准备离开。小道长大声说，施主请慢步。我想，是不是又有花样骗钱呢？那小道长说，香插上啦，还请施主拜黄大仙。

我马虎拜了三下，转身要走，却见武大郎满脸笑容，带着女朋友从里面走出来。他右手拿一炷香，那香有一米六长，比他还高半个头，猜测最少也要2000元，胸前挂了几个硕大的护身符，500元的那种。我想，他才是大水鱼。

经过山下的白松庵时，李雪婷说有点累，便坐在花圃的栏杆上。我刚仰头喝一口水，身边又多了一个老尼姑，她问，你是本地人吗？

我点点头。她拿出一条檀香珠手链给我说，这个送给你。我摇了摇头。李雪婷说，人家送你的，就要吧。我接过手链。老尼姑说，随便给点钱吧。我不好意思，给了20元。当我们走出尼姑庵时，才发现小贩档也有这假檀香珠手链卖，5元。

“想不到道士尼姑都是骗子，以后再不上光明山。”李雪婷气愤地说。

“现在是商业社会，道士尼姑把商业搬了进来也平常。恐怕再这样下去，这个世界佛心没有啦，只剩下一颗臭铜心。”

“现在的佛大都是铜造的，当然是铜心。不是说泥菩萨过河，自身难保吗？”

我听了，瞟了一眼李雪婷，哈哈大笑。她也咯咯地笑了起来。